紹聞編

經問編之三

王樵著

論語上

邵伯溫問學者如何可以有所得程子曰但將聖人言語玩味久則自有所得當親求於論語將諸弟子問處便作巳問將聖人答處便將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孔孟復生不過以此教人若能於語孟中深求玩味將來涵養成甚生氣質○問論語以何爲要程子曰要在知仁孔子説仁處最宜玩味曰孔子説仁處甚多尤的當是何語曰皆的當但其門人所至有不同故其答之亦異○又曰論語之書其辭近其指

遠辭有盡指無窮有盡者可索之於詁訓無窮者要當會之以神譬諸觀人昔日識其面今日識其心在我則改容更貌矣人則猶故也坐是故難讀○和靖尹氏曰是書乃集記孔子嘉言善行苟能即其問答如已親炙于聖人之門默識心受而躬行之則可謂善學矣○延平李氏曰人之持身當以孔子爲法孔子相去千餘載既不可得而親之所可見者獨論語爾論語蓋當時門人弟子所記孔子言行也每讀而味之玩而繹之推而行之雖未至升堂入室亦不失爲士君子也○朱子曰學者須着實循序讀書以論

語爲先一日只看一二段莫問精粗難易但只從頭看將去讀而未曉則思思而未曉則讀反覆玩味久之必自有得矣今學者於論語二十篇中尚不耐煩看得之況所謂死而後已者又豈能辨得如此長遠工夫邪○又曰古人讀書與今人異如孔門學者於聖人纔問仁問智終身事業已在此今人讀書仁義禮智總識而却無落泊處此不熟之故也○又曰論語中程先生及和靖說只於本文添一兩字甚平澹然意味深長須當仔細看要見得他意味方好以下論解

論語○論語集注如秤上秤來無異不高些不低些自

是學者不肯用工看○問集注有兩存者何者爲長曰使某見得長底時豈復存其短底只爲是二說皆通故並存之然必有一說合得聖人之本意但不可知爾又曰大率兩說前一說勝○集注添一字不得減一字不得不多一箇字不少一箇字○讀集注只是要看無一字閒若意裏說做閒字那箇正是緊要字○集注至於訓詁皆仔細者蓋要人字字思索到莫要只作等閒看便了○問注或用者字或用謂字或用猶字或直言其輕重之意如何曰者謂是𠇍地直言者直訓如此猶云者猶是如此胡氏曰某某也正訓也某猶某

也經無正訓借彼以明此也某之爲言某也前無訓釋特發此以明其義也爲言謂其說如此也引經傳文以證者此義不可以常訓通也〇集註於正文之下正解說字訓文義與聖經正意如諸家之說有切當明白者卽引用而不没其姓名如學而首章先尹氏而後程子亦只是順正文解下來非有高下去取也章末用圈而列諸家之說者或文外之意而於正文有所發明不容略去或通論一章之意反覆其說切要而不可不知也〇集注內載前輩之說於句下者是解此句文義載前輩之說於章後者是說一章之大旨及反覆此章之餘意〇愚按今學者讀章後集注當知此是說

一章之大旨此是反覆此章之餘意二者須辨別得端的不可錯認

學而篇

朱子曰學而篇名也取篇首兩字爲別初無意義但學之爲義則讀此書者不可以不先講也夫學也者以字義言之則巳之未知未能而效夫知之能之之謂也以事理言之則凡未至而求至者皆謂之學雖稼圃射御之微亦曰學配其事而名之也而此獨專之則所謂學者果何學也葢始乎爲士者所以學而至乎聖人之事伊川先生所謂儒者之學是也葢伊

川先生之意曰今之學者有三詞章之學也訓詁之學也儒者之學也欲適道則舍儒者之學不可尹侍講所謂學者所以學爲人也學而至於聖人亦不過盡爲人之道而已此皆切要之言也夫子之所志顏子之所學子思孟子之所傳盡在此書而此篇所明又學之本故學者不可以不盡心焉

學而時習之章

陸象山言論語中多有無頭柄的說話如學而時習之不知言所習者何事吾謂此自象山之所謂學者有異爾在孔門則自堯舜以來學之說未嘗不明學

之門路未嘗不正故學之所以爲學聖人未嘗察察言之而於學之之方則隨弟子分量所及而時告語之恐其傳而不習也故此語以時習之欲其學之不已以至于熟則中心纔有自得處而其進自不能已爾豈是無頭柄說話乎但世儒習于俗學而以郢書燕說錯會聖人之言則不止于毫釐之差千里之繆縱使習之之熟恐其所說所樂皆歸于爲人而非爲已此則不可以不早辨爾聖賢之學固不外乎德性而已不爲乎德性而學非爲已之學也知爲乎德性而學則晝夜孜孜者只有一箇身心要理會自是無

一時一事可以放舍得下古人無無事非學故無時弗習故謝上蔡云坐如尸坐時習也立如齋立時習也此數語點得極醒人令人當下便有省入處橫渠云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此所以貴于時習也○集注云學之爲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聖學與佛老之異便在此佛老正坐不知效先覺之所爲故其學究竟無是處使其學于中國而有聞于堯舜三王之道則豈肯以其所覺悟爲了而不復求乎○朱子解習字曰學之不已如鳥數飛也解說字曰所

學者熟而中心喜說其進自不能已矣至章後又云然德之所以成亦曰學之正習之熟說之深而不已焉爾不已二字是一章中血脉○學之正伊川所謂儒者之學是也不由是而學則陷于異端者有之矣由是而學矣而工夫無恒則苟爲不熟不如荑稗故學貴乎正習貴乎熟習之熟說之深而不已則其成德也孰禦○或問學之爲效何也朱子曰所謂學者有所效於彼而求其成於我之謂也以已之未知而效夫知者以求其知以已之未能而效夫能者以求其能皆學之事也曰學而時習何以說也曰人而不

學則無以知其所以爲人之理無以能其所以爲人之事固若寘行而巳矣然學矣而不習則表裏扞格而無以致其學之之道習矣而不時則工夫間斷而無以成其習之之功是以雖曰知之而枯燥生澁無可嗜之味雖曰能之而危殆杌隉無可即之安如是而求有以勝夫氣稟物欲之私亦何自而能得哉是以聖人之教使人既學矣而於其所學又必時時習之則其心與理相涵而所知者益精身與事相安而所能者益熟此其中心說懌之味雖芻豢之甘於口亦不足以諭此學之始也日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

若何而可樂邪曰理義人心所同然非有我之得私也吾獨得之雖足以說矣然告人而莫信率人而莫從是獨擅此理而人不得與於吾心之所同也如十人同食一人獨飽而九人不下咽吾之所詵雖深亦曷能達於外邪今吾之學足以及人而信從者又衆則將皆有以得其心之所同然者而吾之所得不獨爲一巳之私矣吾之所知彼亦知之吾之所能彼亦能之則其懽忻宣暢雖宮商相宣律呂諧和何足以方其樂哉此學之中也曰人不知而不慍何以爲君子也曰常人之情人不知而不能不慍者有待於外

也若聖人之學則其本心正以爲已而已初非爲是以求人之知也人知之人不知之亦何加損於我哉然人雖或聞此矣而信之有不篤養之有不厚守之有不固則居之不安而臨事未必果能真不動也今也人不見知而處之泰然略無纖芥含怒不平之意非成德之士信之篤而養之厚守之固而居之安其孰能之故必如是而得夫君子之名苟自是日進而不已焉則不怨不尤下學上達以馴致於聖人亦不難矣此學之終也或曰學有大小此所謂學者其大學邪曰不然也學而習習而説凡學皆然不以大小

而有間也且灑掃應對之事正門人小子所宜先者而大學之基也聖人豈略之哉曰程子之於習有兩義焉何也曰重復思繹者以知者言也所學在我者以能者言也學之為道不越乎兩端矣曰時習之所以說諸說孰近曰夫習而熟熟而說脉絡貫通最為親切程子所謂浹洽者是也曰朋來之樂奈何曰惟以程子之言求之然後見夫樂之實且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之云纔九字爾而無一字之虛設也非見之明而驗之實其孰能與於此曰說樂皆出此心而程子有內外之辨何也曰程子非以樂為在外也以

[illegible]和浹乎中而發越於外爾說則方得於內而未能達於外也不愠之說孰爲得曰程子得之至論其所以然者則尹氏爲尤切使人之始學卽知是說以立其心則庶乎其無慕於外矣○學貴時習須是心心念念在上○讀書講論修治皆要時習○學只是要一箇習習到熟後自然喜說不能自已○今之學者只是不深好後不得其味只是不得其味後不深好○學到說時已是進了一步只說後便自任不得○學者將以行之也朱子曰若不躬行只是說得便了則七十子之從孔子只用兩日說便盡何用許多年

隨孔子不去○尸居神位坐必矜莊欲坐者如之祭前齋戒並於適寢之中坐而無立此齋謂祭祀時立必端拱欲立者如之見曲禮疏○朱子曰信從者衆足以驗己之有得然已既有得何待人之信從始爲可樂須知己之有得亦欲他人之皆得然信從者但一二亦未能愜吾之意至於信從者衆則豈不可樂○樂公而慍私君子有公共之樂無私己之慍○問稍知爲己則人知不知自不相干何以言逆而難曰人待己平平亦不覺但被人做全不足比數看待心便不平便是慍慍不是大故忿怒只心有些不平便是慍

便是裏面動了○按人不知程子引易不見是而無悶爲說最的當不見是三字包含許多逆境皆在其中○集注凡推說本章餘意必加一圈以别之此章逐節解說本義已了又見後二節只首節工夫之所進於末引程子曰樂由說而後得非樂不足以語君子又所以聯絡三節之餘意

尹子曰並緣假借最釋經之大病蓋或文句偶同而旨意實異或旨意略似而向背實殊或反以彼之難而釋此之易或强以彼之有而形此之無使意已親者引之而反踈義已明者引之而反晦甚

則彼此俱昧而欲互以相明如獐邊之鹿鹿邊之獐循環無端而卒無所決其偶值文意之同而無前數者之患亦不免爲倚重於人而取信於外終不若出於吾之所親見而自言者之的確而真實也此爲諸家說論語者而發○和靖尹氏曰孔子以來道學屢絕言語文字去本益賒是以先聖遺書雖以講誦而傳或以解說而陋

其爲人也孝弟章

或問仁何以爲愛之理也朱子曰人稟五行之秀以生故其爲心也未發則具仁義禮智信之性以爲之

體已發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誠實之情以爲之用蓋木神曰仁則愛之理也而其發爲惻隱火神曰禮則敬之理也而其發爲恭敬金神曰義則宜之理也而其發爲羞惡水神曰智則別之理也而其發爲是非土神曰信則實有之理也而其發爲忠信是皆天理之固然人心之所以爲妙也仁之所以爲愛之理於此其可推矣曰仁爲愛之理矣又以爲心之德何哉曰仁之道大不可以一言而盡也程子論乾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推此而言則可見矣蓋仁者五常之首而包四者惻隱

之體也而貫四端故仁之爲義偏言之則曰愛之理此章孝弟爲仁之本是也專言之則曰心之德下章所謂巧言令色鮮矣仁是也其實愛之理所以爲心之德是以聖門之學必以求仁爲要而語其所以行之者則必以孝弟爲先論其所以賊之者則必以巧言令色爲甚記語者所以列二章於首章之次而其序又如此欲學者知仁爲急而識其所當務與其所可戒也曰程子以孝弟爲行仁之本而又曰論性則以仁爲孝弟之本何也曰仁之爲性愛之理也其見於用則事親從兄仁民愛物皆其爲之之事也此論

性而以仁爲孝弟之本者然也但親者我之所自出兄者同出而先我故事親而孝從兄而弟乃愛之先見而尤切人苟能之則必有不好犯上作亂之效若君子以此爲務而力行之至於行成而德立則自親親而仁民自仁民而愛物其愛有差等其施有漸次而爲仁之道生生而不窮矣此孝弟所以爲行仁之本也曰然則所謂性中但有仁義禮智而無孝弟者又何耶曰此亦以爲自性而言則始有四者之名而未有四者之目爾非謂孝弟之理不本於性而生於外也曰然則禮義智信爲之亦有本耶曰有請問之

曰亦孝弟而已矣但以愛親而言則爲仁之本其順乎親則爲義之本敬乎親則爲禮之本其知乎此則爲智之本其誠乎此則爲信之本葢人之所以爲五常百行之本無不在是孟子之論仁義智禮樂之實者正爲是爾此其所以爲至德要道也與○問本立道生曰此甚分明如人能孝能弟漸漸和於一家以至親戚以至故舊漸漸通透○孝弟固具於仁以其先發故是行仁之本○仁如水之源孝弟是水流底第一坎仁民是第二坎愛物則第三坎也○孝弟如何謂之順德且如義之羞惡羞惡則有違逆處惟孝

弟則皆是順○二程子釋經非諸儒所能及伯子曰孝弟本其所以生乃為仁之本此語最深切蓋推原孝弟之理本於父母之所以生所以為行仁之本也叔子曰孝弟順德也順德二字足以盡孝弟之義而不好犯上作亂之意已具乎其中矣讀者不可以不深思也性中只有仁義禮智四者曷嘗有孝弟來此語亦要體會得是蓋天下無性外之物豈性外別有一物名孝弟乎但方在性中則但見仁義禮智四者而已仁便包攝了孝弟凡慈愛惻怛皆在所包固不止孝弟也猶天地一元之氣只有水火木金土言水

而不言江淮河濟言木而不言梧檟樲棘非有彼而無此也○譬如一粒粟生出爲苗仁是粟孝弟是苗便是仁爲孝弟之本又如木有根有幹有枝葉親親是根仁民是幹愛物是枝葉便是行仁以孝弟爲本○問仁者心之德愛之理曰仁者心之德猶言潤者水之德燥者火之德愛之理猶言木之根水之源試以此意思之○勉齋黃氏曰義禮智亦心之德而獨歸之仁何也義禮智者德之一端而仁者德之全體以仁能包四者故心德之名獨仁足以當之也○王伯厚曰孝弟務本此入道之門積德之基學聖人之

學莫先焉未能服行斯言而欲凌高厲空吾見其自大而無得也

或問君子之務孝弟特以爲爲仁之地也耶朱子曰不然天之所以與我者仁也而不可不爲之理也孝弟者天之所以命我而不能不然之事也但人爲物誘而忘其所受乎天者故於其不能不然者或忽焉而不之務於此不務則於其所不可不爲者亦無所本而不能以自行矣故有子以孝弟爲爲仁之本蓋以爲是皆吾心之所固有吾事之所必然但其理有本末之殊而爲之有先後之序

必此本先立而後其末乃有自而生爾非謂本欲爲彼而姑先借此以爲之地也大率聖賢之言若此類者甚衆皆以是說求之則不失其立言之旨矣

巧言令色鮮矣仁

呂子約問修省言辭誠所以立也修飾言辭僞所以增也發原處甚不同夫子所謂巧令鮮仁原巧令之病所從來止是有所爲而然如未同而言以言餂人脅肩諂笑以喜隨人之類皆有所爲也朱子曰有所爲之說甚善○巧言亦不專爲譽人過實凡辭色閒

務爲華藻以悅人視聽者皆是○容貌辭氣之間正學者持養用力之地然有意於巧令以悅人之觀聽則心馳於外而鮮仁矣若是就此持養發禁躁妄動必溫恭只要體當自家直內方外之實事乃是爲已之切求仁之要又何病乎○夫子之言所謂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者也程子則懼夫讀者之不察而於巧言令色之中求少有之仁焉是以推本聖人之意直斷其不仁以解害辭之惑也○問鮮矣仁程子却說非仁何也曰鮮字若好犯上者鮮矣對下面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說則是少若只單說則

是無了巧言令色又却那裏討仁○若云鮮矣仁者猶有此在則失聖人之意矣○通前章程子曰兩條若理會得則論語一書凡論仁處皆可通矣論語首章載時習便列兩章說仁次之其意深矣

吾日三省吾身章

按游氏曰此特曾子之省身者而已若夫學者之所省又不止此朱子曰若今人欠缺處多却自不曾知得又曰曾子三省看來是當下便省省得纔有不是處便改當下便省謂不是省察已做底事省得纔有不是處便改謂都是當下工夫故集注云有則改之

無則加勉非是事過而方改也○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卽安此意已儘好但視曾子之日省則曾子又密○君子處已爲人其心一致事之成敗利鈍雖非吾之明所能逆睹而理當如是以爲之處者少有一毫之不盡卽爲不忠蓋盡已之謂忠到得盡已則理之所可爲爲已爲人皆無不盡矣常說爲人謀不若自爲謀之盡則爲不忠此猶是粗說○朱子曰某一日看曾子三省處集注說亦有病如省察已做底事曾子省察只當下便省察俯視拱手而言曰爲人謀而不忠乎○問三省忠信是聞一貫之後抑未聞之前

曰不見得然未一貫前也要得忠信既一貫後也要忠信此是徹頭徹尾底◯謀不忠則欺於人交不信則欺於友傳不習則欺於巳欺於師◯忠是就心上說信是就事上說◯盡巳之心而無隱所謂忠也以出乎內者言也以事之實而無違所謂信也以驗乎外者言也然未有忠而不信信而不出於忠者表裏之謂也◯問曾子三省無非忠信學習之事然人之一身大倫之目自爲人謀交朋友之外得無猶有在所省乎曰曾子也不是截然不省別底只是見得此三事上實有纖毫未到處其他固不可不自省特此

三事較急爾○按集注云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補得曾子省身之意完足陳定宇謂有則改之易知也無則加勉非深知曾子之心不及此使自省而無失只如此而已則三失將又生矣○上蔡語錄邢七云一日三點檢伯淳曰可哀也哉其餘時勾當甚事葢倣三省之說錯了可見不曾用工

道千乘之國章

包咸曰道治也漢志作導顏師古曰導治也○千乘之國馬氏謂八百家出車一乘包氏謂八十家出車一乘馬說是○朱子曰自秦以來無人識敬字至程

子方說得親切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故此合而言之身在是則其心在是而無一息之離其事在是則其心在是而無一念之雜○蔡介夫曰敬事如做此一件事則心一於是務要做得停當又曰敬訓主一無適而實不膠滯若做此事方主一於此忽又一事有重於此者則又當移其主一之心於彼矣初不害其爲主一無適也○信於民謂與民有信也凡發號施令期會刑賞不欺其民是也如朝更夕改雖商鞅之徒亦不可爲政文王之與國人交止於信亦率是道而已○朱子曰古聖王所以必如此者蓋有

是五者而後上之意接於下下之情方始得親於上上下相關方可以爲治若無此五者則君抗然於上而民葢不知所向有此五者方始得上下交接○問道千乘之國楊氏云未及爲政也曰然此亦是政事如敬事而信便是敬那政事也節用有節用之政事愛人有愛人之政事使民有使民之政事這一段是那徹底○聖賢言語自是有倫序不應胡亂說去敬了方會信信了方會節用節用了方會愛人愛人了方會使民以時（下因乎上）又敬了須是信信了須是節用節用了須是愛人愛人須是使民以時（上因乎下○此所謂反覆）

相
因如後面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之類皆似此
有次第又問學而一篇多是務本之意獨此章言及
爲政是如何曰此便是爲政之本如尊五美屏四惡
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之類無此基本如何
做去○張子曰道千乘之國不及禮樂刑政而云
言能如是則法行不能如是則法不徒行禮樂刑政
亦制數而已爾○勉齋黃氏曰敬事而信敬與信對
也節用而愛人儉與慈對也此皆治國之要道故兩
句言四事而各以而字貫之使民以時又慈中之一
事故獨系於後但言所存未及治具故曰務本○慶

源輔氏曰左傳農隙杜氏註謂各隨時事之閒是也
○前四章是爲學之本此五者是治國之本○宋李
文靖公沆常讀論語或問之公曰沆爲相如論語中
節用愛人使民以時兩句尚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
誦之可也嗚呼讀書如公可以爲儒者法可以爲蒞
官者法此兩句公自謂尚未能行見公之行矣

弟子入則孝出則弟章

南軒張氏曰入孝出弟謹行信言汎愛親仁皆在已
切要之務行有餘力則以學文非謂俟行此數事有
餘力而後學文也言當以是數者爲本以其餘力學

文也若先以學文爲心則非篤實爲己者矣文謂文藝之事聖人之言貫徹上下此章惟言爲弟爲子之職始學者之事然充而極之爲聖爲賢蓋不外是也此數言先之以孝弟蓋孝弟人道之所先必以是爲本推而達之也○朱子曰行有餘力止是言行此數事之外有餘剩底工夫方可將此工夫去學文藝爾非謂行到從容地位爲有餘力必如此然後可學文也○問汎愛衆曰人自是當愛人無憎嫌人底道理又問人之賢不肖自家心中自須有箇辨別但交接之際不可不汎愛爾曰他下面便說而親仁了仁者

自當親其他自當汎愛○此五句又以孝弟爲本不孝則不能弟不孝而能弟弟亦何用不孝不弟縱行謹言信愛衆親仁亦何用○歐陽問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學文在後博學於文約之以禮文又在先如何曰博學於文也不說道未有行有餘力以上許多事須是先有許多了方可以學文且如世上有人入不孝出不弟執事不謹出言不信於衆又無愛於仁又不能親道要去學文實是要去學不得○親仁亦是學文之本領葢不親仁則本末是非何從而知之○愚按謹而信朱注云謹者行之有常也以有常

訓謹字初有未喻及讀子書有云無言其所不行無行其所非然後渙然曰行其所非無常也人之不謹行一言而盡其病盡其狀矣無言其所不行此句亦甚有包括人之無信大槩其弊有二不可行而言則言不可踐一也未能行而言則言之不怍為之也難二也乃知聖人只此兩字吾人體會無窮切當反之於身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

賢賢易色章

朱子曰賢賢易色當從舊說葢孔子兩言未見好德如好色而中庸亦以遠色為勸賢之事則古人之言

其以德色相爲消長也舊矣謝氏便以如好色爲易色亦非是所謂如好色者特孔子責人之緩辭非以爲既好色而且好德也事父母能竭其力凡事當盡力爲之不可挨推只做七八分留兩三分或問事君致其身曰致身如送這身與他便看他將來如何使○愚按易字最有力令人賢人之廉未嘗易其好利之心賢人之恬退未嘗易其好進之心若賢人之賢而易其好色之心則惟知賢之可好而其好賢者誠矣○子之事親分所當爲力所能爲而不自盡非誠於孝者也○人子事親有得已而已者便是不竭其

力○稍舉四者蓋於此既厚則餘可知矣○問賢賢易色章為學之道只要就人倫上做得是當今既能如此雖或以為未學我必以為已學朱子曰畢竟是曾學未學曰先生所謂非其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曰看得是○南軒張氏曰子夏之意非謂能如是則不待夫學也蓋所以貴乎學者在此而不在彼欲學者務其本也首言賢賢易色夫能親賢固學之先務也不曰不學而曰未學辭蓋涵蓄矣○按雖曰未學我却道他是學了意主未學之人而言也未學而以為學者正以學求如是而已非真謂由務學而然

也○蔡曰尊賢取友自是兩事四者以賢賢居首

猶中庸以尊賢先親親也

君子不重則不威章

朱子曰輕最害事飛揚浮躁所學安能堅固故學則不固與不重不威只一套事○人道惟在忠信不誠無物物只是眼前事物都喚做物若誠實方有這物若口裏說莊敬肚裏自慢忽口裏說誠實肚裏自狡僞則所接事物還似無一般須是實見得是實見得非截定而不可易方有這物且如欲爲善又有箇爲惡意思欲爲是又有爲非意思這只是不實如何會

有物○朋友纔不如巳便無敬畏而生狎侮豈能有益○無友不如巳者與勝巳者處也○問毋友不如巳作不與不勝巳友則他人勝巳者亦不與之友曰不然人自是要得臨深以爲高○今人取友見其勝巳者則多遠之而不及巳則好親之此言所以救學者之病○這是我去求勝巳者爲友若不如我者他又來求我這便是童蒙求我匪我求童蒙也○問過則勿憚改曰程子所謂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曲折在速改字上着力若今日不改是壞了兩日事明日不改是壞了四日事今人只是憚難過了日子○

今爲學約而易操者莫如敬敬則凡病皆可去如不
重則不威章敬是總腦不混在散句裏必敬而後能
不輕如主忠信亦先因敬不敬則誕慢而已何以主
之毋友不如已亦然重亦不難見如人言語簡重舉
動詳緩則厚重可知言語輕率聽得便說說則無能
得了舉動輕肆飛揚淺露其人輕易可知○愚按此
章大意是言君子之學以威重爲質以忠信爲主又
須友勝已者以輔之而不憚於改過表裏夾持方有
日進之益意止如此程子所謂自修之道當如是者
是也今人多因游氏學以成之一句誤將主忠信以

下三句作承上學字說不知游氏此句止在學則不固中帶下蓋言君子所以貴厚重者不是厚重便了爲如此然後有其質而可學以成之爾有其質了又須主忠信又須擇友以輔仁又須不吝於改過如此方好須四平看非以下三節爲學以成之之事也秦少游爲其甥楊道孚作真贊云其氣揚以善動其神鶩以思用盍觀老氏之言乎君子行不離輜重此切中不重之病其氣揚以善動則心不潛其神騖以思用則志不確故雖得之必失之所學安能堅固○成湯之聖猶且改過不吝可見聖賢必以改過爲貴

若知其爲過不肯速改則惡將日長矣蓋無心而誤謂之過有心而爲則謂之惡不待别爲不善方謂之惡只知過不改便是惡朱子謂今日不改便壞兩日事明日不改便壞四日事惡豈不日長乎易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天下之至迅疾者莫如風雷故聖人以此爲遷善改過之象此卽過勿憚改之意也○憚改有箇因朱子謂畏難而苟安且如既知爲過則改之何難而人所以難者必有病根所在而難自克也且如好酒足以致疾此利害之尤切者而人憚改者多矣

曾子曰愼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愼終如所謂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爾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爾矣夫一物不具皆悔也雖有悔焉無及矣故不可不愼也春秋祭祀以時思之所以追遠也齋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齋三日乃見其所爲齋者則孝子所以盡其心者至矣〇朱子曰謹終追遠自是天理所當然人心所不能自已者自是上之人所當爲不爲化民而爲之能如此則已德厚而民德亦化之而厚矣〇胡叔

器問追遠是親否曰言追則不是親了包顯道問遠祖時人不解有追遠之意想只是親曰只江南來不如此湖北人上墳不問遠祖也哭這却好人之身推其所自則必有本便是遠祖畢竟我是他血脈若念及此則自不能無追感之情且如今老人不能得見箇孫子今若便見十世孫時也惜畢竟是自家骨肉人只緣不思量到這裏所以追感之誠不至也○蘇氏曰畧於喪祭則背死忘生者衆而俗薄矣○按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事非止於喪祭也言慎終追遠所以見仁人孝子之用心因事生愛敬而推之

以至於無所不盡有如此也常情初喪能哀而敬或不足故易有所忽祭能如禮而誠或不足則以遠而易忘也不忽不忘惟篤於愛敬者能之所以爲厚之道

子禽問於子貢章

伯游問温良恭儉讓一章朱子曰最要看得此五字温是如何氣象良是如何氣象恭儉讓又是如何深體之於我則見得聖人有不求人而人自卽之底意思今人却無非是求自請舉以徃並是求人雖做宰相地位也是恁地縱不肯明求也須暗地結托葢以

求人爲常而不知其爲非也學而一篇多是先以此
教人如人不知而不慍如巧言令色如不患人之不
己知皆是雖中庸亦多此意如衣錦尚絅皆是須要
理會那不求底道理○聖人之德無不備非是只有
此五者但是此五者皆有從厚謙退不自賢聖底意
思故人皆親信而樂告之也○問良易直之義曰平
易簡直無許多艱深纖巧也又曰此心不傾險不麤
戾自是平易簡直又曰儉謂節制非儉約之儉只是
不放肆常收斂之意○子貢謂夫子之求之此承子
禽之言借其求字而反言之以明夫子未嘗求如孟

子言伊尹以堯舜之道要湯也子貢意以非求即與子貢則以非求亦非與乃夫子自有以得之者與且不足言况於求乎故置與不言而借其求字以反言之○與之是有人情意

父在觀其志章

朱子曰父在觀其志此一句已自有處變意思必有爲而言觀其文意便是父在時其子志行已自有與父不同者道猶事也言道者尊父之辭三年無改是半上落下之事雖在所當改但遽改之則有死其親之心有揚親之過之意須三年後徐改之則不覺若

大故不好底事則不在此限矣其不可改者則終身不改固不待言其不可以待三年者則又非常之變亦不可以預言善讀者推類而求之或終身不改或三年而改或甚不得已則不待三年而改顧其所遇之如何但不忍之心則不可無爾存得不忍之心則雖或不得已而改亦不害其爲孝尹氏說得孝子之心未說得事游氏則於事理上說得聖人語意出○大意不忍改之心是根本而其事之權衡則游氏之說盡之○父在時使父賢而子不肖雖欲爲不肖之事猶以父在而不敢爲然雖無甚不肖之行而其志

可知矣使子賢而父不肖雖欲爲善事而父有所不從時有勉强而從父之爲者此雖未見其善行而要其志之所存則亦不害其爲賢矣至於父沒則已自得爲於是其行之善惡可於此而見矣父在時子非無行也而其所主在志父沒時子非無志也其所主在行故子曰云云也○問三年之間疾痛哀慕其心方皇皇然望望然若父母之存而庶幾於親之復見豈忍以爲可以得行已志而遽改以從已志哉存得此心則於事有不得不改者吾迫於公議不得已而改之亦無害其爲孝矣若夫其心自幸於是可以行

已之志而於前事不如已意者則遂改以從已之志則不孝亦大矣豈復論其改之當與不當哉蓋孝子之處心親雖有存没之閒而其心一如父在不敢自專況謂之父道則亦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三年之閒如白駒過隙此心尚不能存而一不如志率然而改則孝子之心安在哉故夫子直指孝子之心推見至隱而言不必主事言也若乃外迫公議内懐欲改而方且隱忍遷就以俟三年而後改焉則但不失經文而已大非聖人之意也朱子曰此説得之

禮之用和爲貴章

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此二句且虛解箇禮字書曰天秩有禮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此實禮之所自來此處未可著聖人說勉齋曰如天子之服十二章上公九章各有等數此是節若山龍華蟲之類爲飾此是文如冠如婚此是人事若冠禮有三加揖讓升降處此是儀若天子冠禮則當如何諸侯則當如何各有則樣此是則○愚謂此等雖聖人所制要知皆理合如此○夫子語錄先生問學者今人行禮多只是嚴如何得他和答者皆不契曰只是要知得理合

如此所以行之則和緩而不迫蓋聖人制禮無一節
是強人皆是合如此且如孔子與上大夫言時自然
誾誾與下大夫言時自然侃侃在學者須知道與上
大夫言合用誾誾與下大夫言合用侃侃便自然和
嘗謂呂與叔說得數句好云自斬至緦衣服異等九
族之情無所憾自王公至皁隸儀章異制上下之分
莫敢爭皆出於性之所有循而行之無不中節也此
言禮之出於自然無一節強人須要知得此理則自
然和黃有開因舉先生舊說云且如父坐子立君尊
臣卑多少是嚴若見得父合坐子合立君合尊臣合

畢則無不安矣曰然○直卿言禮之用和爲貴今觀內則一篇則子事父母之禮亦嚴矣然下氣怡色則和可知也觀玉藻鄉黨所載則臣之事君禮亦嚴矣然一爵而言言二爵而油油君在與與則和可知也曰如此則和與禮成二物矣須是見得禮便是和乃可如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可謂至嚴矣然而自肯甘心爲之而無厭倦之意者乃所以爲和也至嚴之中便是至和處不可分做兩截去看○禮如此之嚴分明是分毫不可犯却何處有箇和須知道吾心安處便是和如入公門鞠躬如也須是如此吾心方

安不如此便不安才不安便是不和也以此見得禮中元來有箇和不是外面物事也○禮主於敬而其用以和爲貴然如何得他敬而和着意做不得才着意嚴敬即拘迫而不安要放寬些又流蕩而無節須是眞箇識得禮之自然處則事事物物上都有自然之節文雖欲不如此不可得也故雖嚴而未嘗不和雖和而未嘗不嚴也又曰和便是有樂底意思故和是樂之本○問從容不迫如何謂之和曰只是說行得自然如此無那牽強底意思便是從容不迫那禮中自有箇從容不迫不是有禮後更添箇從容不迫

君離了禮說從容不迫便是自恣○問若會從容不迫必不會無節目只是立心要從容不迫不得才立心要從容不迫少間便都放倒了且如聖人恭而安聖人只知道合着恭自然不待勉强而安才說要安排箇安便添了一箇○小大由之言小事大事皆是箇禮樂何合於禮便是樂故通書云陰陽理而後和故禮先而樂後○按小大由之由於先王之道也下文有所不行正是反此而說此章禮之用和爲貴是論理下文先王之道方是指制禮之聖人說先王之道正惟有得於此此而非强世此其所以爲美而小事

大事無不由之則無不可行矣而有所不行者何哉以其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則亦不可行也○問禮之用和為貴是和在禮中知和而和是和在禮外朱子曰只為他知和而和都忘却禮爾○問諸先生以和為樂未知是否曰和似未可便說樂然亦有樂底意思○禮勝則離樂勝則流二句出樂記此章本只論禮未嘗論樂程子特借樂字以言和字爾○西山真氏曰此章禮樂是就性情上說○按嚴而泰和而節此雖是說性情然到行處何嘗不兼節文度數而言

信近於義言可復也章

問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朱子曰如今人與人要約當於未言之前先度其事之合義與不合義合義則言不合義則不言言之則其言必可踐而行之矣今不先度其事且鶻突恁地說了到明日却說這事不義我不做則是言之不可踐也言而不踐則是不信踐其所言又是不義是不先度之故○問如何得約信而合其宜曰只是不妄發曰萬一料事不過則如之何曰這却無可奈何却是自家理不明爾問致恭而中其節則能遠恥辱這恥辱是在人在己曰兼有在

爽且如見尊長而拜禮也我却不拜被詰問則無以答這便是為人所耻辱有一般人不當拜而拜之便是諂諛這則可耻可辱者在我矣○按此四句體察於日用常行易其言而不可踐接人待物素無準則恭不合禮非不及卽過此等病儘多士大夫相徇以非禮之恭習以為常下之事上其於自屈而不以為辱其傲者又不知無禮之不足以自大而反為耻古人下字寬故於義與禮皆曰近如正顏色斯近信矣卽是信了○所依者不失其可親之人亦可宗而主之矣主猶主顏讐由之主蓋當時羈旅之臣所至必

有主須於其初審其所可親者從而主之可也○正淳問亦可宗也曰如今初間與好人相親後來受他薦舉辟差便是着宗他此是前不失親後亦可宗也○如陳了翁受蔡卞之薦後來擺脱不得乃是失其所親者也○以上俱朱子語按因字不必看得太重朱子謂如因徐辟之因其説最是如商鞅因景監却因得不是了朱子又謂因之爲依如先主之依劉表愚謂此不是因却是宗了大凡因在先宗在後如孔子主伯玉其初何因以相知此此因也此二句士大夫體察於身亦爲警切○朱子曰此一節須作兩截看

上而信近於義恭近於禮因不失其親是接物與人之初下數句却是久而無弊之效但當初合下便須着思量到無弊處也○問舅汪人之言行交際一段恐言是約信行是致恭交際是依人曰大綱如此說皆交際也言可復便是行○此一章皆是言謹始之意○薛文清公曰凡事皆當謹始慮終○朱子曰古人文字皆叶韻如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耻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叶音族○張子曰君子寧言之不顧不規規於非義之信寧身被困辱不徇人以非禮之恭寧孤立無助不失親於可賤之人

○按張子得有子言外之意

君子食無求飽章

朱子曰食無求飽居無求安須是見得心裏常有一箇合當着緊底道理此類自不暇及若說道要在此着緊都不濟事○按集注云不求安飽者志有在而不暇及也志有在在箇甚麽正所謂志於道也無志者安於無聞而不知所求我所固有誠不甘於自棄有所未知求以知之有所未能求以能之必有念念放舍不下處此之謂志有在志有在則於那安飽之類自不暇及○其所着緊者在此故下文云敏於事

即其所以爲之之事也敏是着緊做○既知所求儘有當做底事今人却似做不做○朱子曰敏於事是合當做底事須便要做了○答陳膚仲書曰前書所論不求安飽惟在敏於事上着力此恐倒却文意兼義亦不如此葢惟無求飽求安之心乃能敏於事爾謹於言亦不專爲耻躬之不逮大凡言語皆當謹也○事難行故要敏言易出故要謹就有道而正其言行之是非葢無求飽求安是其存心處敏行謹言是其用工處須是就正方得又曰有許多工夫不能就有道以正其是非也不得若無許多工夫雖欲正亦

徒然○此須反覆看其意如何若只不求安飽而不謹言敏行有甚意思若只謹言敏行而不就正於有道則未免有差若工夫不到則雖就正有道亦無可取正者聖人之言周遍無欠缺類如此又曰便是反覆兩邊看方盡大抵看文字皆當如此○問就有道而正焉只是正上面言與事否曰不是說上句大槩言毋用取正於有道之人若是說上句居無求安食無求飽敏事謹言皆自當如此又何用取正耶○勉齋曰尹氏所謂篤志爲不求安飽而言也所謂力行爲敏事慎言而言也以是四字而繼之以集注不敢

自是之言然後足以盡此章之旨蓋此章謂之好學非篤志力行不自是亦無以見其所以為好也○程子謂世有篤志力行而不聞道者愚謂此所以貴於就正也○合當做底事便要做了此言當深體○只坐悠悠過了

貧而無諂章

問貧而無諂一章大意謂人必當如此朱子曰不是說必着如此但人且要就自己身上省察若有諂與驕之病且就這裏克治○問貧而無諂富而無驕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是學要造其精極否曰看文字

要脫灑不要粘滯自無諂無驕者言之須更樂與好禮方為精極不可道樂與好禮須要從無諂無驕上做去蓋有人資質合下便在樂與好禮地位不可更回來做無諂無驕底工夫孔子意做兩人說謂一般人無諂無驕不若那一般人樂與好禮較勝他子貢意做一人說謂無諂無驕不若更樂與好禮○問此章曰後面子貢舉詩之意不是專以此為貧而樂富而好禮底工夫蓋見得一切事皆合如此不可安於小成而不自勉也○問知來指何者而言曰子貢於此煞是用工夫了聖人更進他上面一節以見義理

不止於此然亦不止就貧富上說講學皆如此天下道理更闊在○問無諂無驕章曰公只管纏其義理無窮一句子貢問無諂無驕夫子以爲僅可然未若樂與好禮此其淺深高下亦自分明子貢便說切磋琢磨方是知義理之無窮也直卿云若謂無諂無驕爲如切如琢樂與好禮爲如磋如磨則下文告往知來一句便說不得切磋琢磨兩句說得來也無精采只此小小文義間要用理會子貢言無諂無驕孔子但云僅可而已未若樂與好禮子貢便知義理無窮人須就學問上做工夫不可少有得而遽止詩所謂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者其此之謂乎故子曰賜也可與言詩告諸往而知來告其所已言者謂處貧富之道而知其所未言者謂學問之功○問集注云學者固不可安於小成而不求造道之極致亦不可騖於虛遠而不察切已之實病也朱子曰固是要進然有第一步方可進第二步○按子貢貨殖夫子嘗言之先貧後富而嘗用力於自守則以此章之言而知之然則其貨殖固非後人之豐財而其晩年進學真有切磋琢磨之功亦豈非百世之師哉史記列之貨殖傳固妄而家語亦有好販之

語今大全小注中引之宜削去

不患人之不巳知章

朱子曰若宰相不能知人則用舍之際不能進賢退不肖若學者不能知人則處朋友之際不能辨損友益友○見得道理明自然知人自家不識得道理破如何知得他人賢否○問知人是隆師親友曰小事皆然然學者做工夫到知人地位巳甚高○雲峰胡氏曰始以不知不慍終以此章學而一篇終始也始以不亦君子乎終以無以爲君子也始則結以患不知人終則結以不知言無以知人論語一書終始也

爲政第二

爲政以德章

張子曰爲政不以德人不附且勞○問集注云德者行道而有得於身也後改作心如何朱子曰凡人作好事若只做得一件兩件亦只是勉強非是有得所謂得者謂其行之熟而心安於此也如此去爲政自是人服譬如今有一箇好人在說話聽者自是信服所謂無爲非是盡廢了許多簿書之類但是我有是德而彼自服不待去用力敎他來服爾○問爲政以德莫是以其德爲政否曰不必泥這以字爲政以德

只如爲政有德相似○問爲政以德莫是以身率之曰不是強去率他須知道未爲政前先有是德若道以身率之此語便粗了○爲政以德不是欲以德去爲政亦不是塊然無所作爲但德修於己而人自感化然感化不在政事上却在德上葢政者所以正人之不正豈無所作爲但人所以歸往乃以其德爾故不待作爲而天下歸之如衆星之拱北極也○爲政以德非是不用刑罰號令但以德先之爾以德先之則政皆是德○或問北辰之爲樞何也曰天圓而動包乎地外地方而靜處乎天中故天之形半覆乎地

上半繞乎地下而左旋不息其樞紐不動之處則在乎南北之端焉謂之極者猶屋脊之謂極也然南極低入地三十六度故周回七十二度常隱不見北極高出地三十六度故周回七十二度常見不隱北極之星正在常見不隱七十二度之中常居其所而不動其旁則經星隨天左旋日月五緯右轉更迭隱見皆若環繞而歸向之知此則知天樞之說而聖人所以取譬者亦可見矣○辰非星辰天壤也北辰乃天之中猶磨之心這些子不動緣是人要取此為極不可無箇記認故就其旁取一小星謂之極星極星亦

微動只是近邪辰邊雖動而不覺爾〇按集注程子曰為政以德然後無為程子上當有一圈下章思無邪者誠也亦然俱刊本遺漏

詩三百章

朱子曰思無邪一句便當得三百篇之義了三百篇之義大槩只要使人思無邪若只就事上無邪未見得實如何惟是思無邪方得思在人最深思主心上〇或問思無邪曰此詩之立教如此可以感發人之善心可以懲創人之逸志〇思無邪誠也不專說詩大抵學者思常要無邪況視聽言動乎誠是表裏都

恁地實又曰不獨行處要如此思處亦要如此表裏如此方是誠○思在言行之先思無邪則所言所行皆無邪矣惟其表裏皆然故謂之誠○問聖人六經皆可為戒何獨詩也曰固是如此然詩中因情而起則有思欲其思出於正故獨指思無邪以示教焉○問或謂詩三百篇雖有美惡風刺之不同然皆發乎情而止乎禮義者也此其所以為思無邪者與曰此詩序之言也然愚嘗竊有疑焉夫變風鄭衛之詩發乎情則有矣而其不止乎禮義者亦豈少哉曰然則夫子删詩何取於此而不之去也曰夫子之存之也

特以見夫一時之事四方之俗使讀者考焉以監其得失而心得以卒歸於正焉爾非盡以為合於禮義而使人法之也曰是亦安知其非當時賢者所作以刺夫為此之人故其言雖邪而義則不害其為正乎曰詩雖或主於譎諫然其議是人也亦必優游含蓄微示所以議之之意然後其人有以覺悟而懲創焉若但探其隱慝而播揚之既無陳善閉邪之方又無懇切諷諭之誠則正恐未能有益於其人而吾之言固已陷於媟慢刻薄之流而先得罪於名教矣夫子亦何取乎爾哉曰然則詩之不正者多矣又可以思

無邪之一言而盡斷之耶曰吾固言之矣聖人之意固將使人考焉以監其得失而心得以卒歸於正爾非欲使人習焉而効其所爲也則其爲義夫亦豈不卒歸於思無邪之一言耶○孔子之稱思無邪以爲詩三百篇勸善懲惡雖其要歸皆出於正然未有若此言之約而盡者爾非以作詩之人所思皆無邪也今必曰彼以無邪之思鋪陳淫亂之事而憫惜懲創之意自見於言外則曷若曰彼雖以有邪之思作之而我以無邪之思讀之則彼之自狀其醜者乃所以爲吾警懼懲創之資耶而況曲爲訓說而求其無邪

於彼不若反而得之於我之易也巧爲辨數而歸無邪於彼不若反而責之於我之切也○其言微婉云云勉齋黃氏曰直指則非微婉全體則非一事直指故明全體故盡此一言所以辭約而義該也

道之以政章

此章是聖人見得當時爲政者徒以政刑治民而不知以德禮爲之本故言政刑之效如彼德禮之效如此欲人知所重爾其實四者相爲終始如四時之序春夏生長秋冬肅殺皆所以成物不可偏廢雖堯舜何嘗廢政刑○聖人之治德以道之而布其具於政

禮以一之而屬其法於刑所謂四者相爲終始也○法制所以示之使依此做禁其所不當爲令其所當爲○制度品節制度如吉禮如何凶禮如何家禮如何鄉禮如何皆有箇制度品節亦是制度中之品節先王制此所以齊民所謂賢者俯而就不肖者企而及也○淺深厚薄之不一還是觀感有淺深稟賦有厚薄故民之從教不能齊同不得不假於禮以一之一說淺深厚薄只承觀感興起而言如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同一有所感而興起也然有得之淺而薄者有得之深而厚者淺薄者此心便易

消散故有興於善而未能遂至於善者○朱子曰如周禮一書何者非禮以至歲時屬民讀法之類無不備具者正所以齊民也齊之不從則刑不可廢禮自是禮政自是政周禮所載只是大綱禮須別有禮書○有德禮則政刑在其中不可專道政刑做不好底但不得專用政刑○問道之以德猶可致力齊之以禮州縣如何做得曰便是如今都蕩然無此家具了便也難得相應古人比閭之法比有長閭有師便真箇能行禮以帥之民都是教了底人故教化可以流通如一大圳水分數小圳去無不流通後世有聖賢作必不肯只恁休須法古從

底做起始得〇問政者法度也法度非刑不立故欲以政導民者必以刑齊民德者義理也義理非禮不行故欲以德導民者必以禮齊民二者之決而王伯分矣人君於此不可不審此一正君而國定之機也曰此說亦善然先王非無政刑也但不專恃以爲治爾〇孔子適衛衛將軍文子問曰吾聞魯公父氏不能聽獄信乎孔子答曰不知其不能也夫公父氏之聽獄有罪者懼無罪者耻文子曰有罪者懼是聽之察刑之當也無罪者耻何乎孔子曰齊之以禮則民耻矣刑以止刑則民懼矣文子曰今齊之以刑刑猶

弗人何禮之務孔子曰以禮齊民譬之於御則轡也以刑齊民譬之於御則鞭也執轡於此而動於彼御之良也無轡而用策則馬失道矣文子曰以御言之左手執轡右手運策不亦速乎若徒轡無策馬何懼哉孔子曰吾聞古之善御者執轡如組兩驂如舞非策之助也是以先王盛於禮而薄於刑故民從命今也廢禮而尚刑故民彌暴○龜山楊氏曰書曰德惟善政則以德為政也伯夷降典折民惟刑則以禮用刑也有德禮則政刑在其中矣

吾十有五而志於學章

朱子語録今學者誰不爲學只不可謂之志於學如果能志於學則自任不得厝曰人不志學有兩種一是全未有知了不肯爲學一是雖巳知得又却説道但得本莫愁末了遂不肯學曰後一種古無此只是近年方有之却是有兩種一種是全未有知者一種是雖知得了後却若存若亡不肯至誠去做者然知之而不肯爲亦只是未嘗知之爾○象山陸氏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今千百年無一人有志也是怪他不得志箇甚麽須是有知識然後有志願○朱子曰十五志學一章全在志於學上當思自家是志於學

與存學共學箇甚如此存心念念不放自然有所得也三十而立謂把捉得定世間事物皆搖動我不得如富貴威武貧賤是也不惑是識得這箇道理合東便東合西便西了然於中知天命便是不惑到至處是知其所以然如事親必孝事君必忠之類耳順是不思而得如臨事迎刃而解自然中節不待思索所欲不踰矩是不勉而中○耳順者蓋爲至此渾是道理聞見之閒無非至理自然不見其他雖有逆耳之言亦皆隨理氷釋○蔡曰不惑知天命耳順三條雖俱就知上說其實無行在內三十而立猶是着力守

住此亦由其所知之未能脫然若於道理脫然有悟則應酬日用之間迎刃而中觸機而解矣此所謂知之明而無所事守也孔子之不惑卽孟子之不動心不動心兼道明德立則不惑豈專以知言哉五十而知天命凡事物到面前不唯知其所當然并其所以然亦無不了然於胸中則其行之至亦不待言矣○按凡事理當然處可以言行及其所以然處只好說知故知天命耳順皆以知言而行在其中至七十從心所欲不踰矩始可以言行之至爾故知命耳順二條不消說行然不妨有行在也○按耳順卽孟子所

謂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
孔子耳順非孟子此語不能形容之觀舜可以知孔
子矣○蔡曰聖人志學時便自期到從心所欲不踰
矩地位想到立時已有不踰矩意思了此守之而不
踰矩也至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朱子曰志學
至從心所欲不踰矩只是一理先自人事做做來做
去就上自長如事父孝事君忠初時也只忠孝後來
便知所以孝所以忠移動不得四十不惑是於人事
間不惑五十知皆自天命來問從心所欲盍自志學
至此則純是義理心之所欲即道體流行自不踰乎

天則莊老猖狂妄行蹈乎大方立脚處義理皆差彼所謂大方豈真法度也曰猖狂妄行便是不依本分了問上蔡曰聖人未嘗無思故有所欲未嘗放故不踰矩聖人之心澹如止水體用未嘗相離恐未嘗無思非所以語聖人否曰上蔡語無病○問十五志於學一段曰聖人也略有箇規模與人同如志學也是衆人知學時及其立與不惑也有箇迹相似若必指定謂聖人必恁地固不得若說聖人全無事乎學只脫空說也不得但聖人便自有聖人底事○勉齋黃氏曰十年而後一進者亦聖人之心至此而自信爾

學雖已得而未敢自信必反覆參驗見其必然而無疑然後有以自信此尤足以見聖人之所以爲聖人也苟惟謂聖人謙辭以勉人則皆架空之虛辭爾故集注雖以勉人爲言而終以獨覺其進爲說○愚按十五古人入大學之時也三十四十君子道明德立之時也在君子則學宜以時進在聖人則生知安行豈由積累然在聖人自有聖人之事夫乾坤千萬年只一年事然不謂一年事過而千萬年可已也故曰日新之謂盛德此聖人所以雖無積累之漸而日用之閒必有獨覺其進而不自知者也朱子可謂深知

聖人者矣其謂其因其近似以自名欲學者以是爲則而自勉此二語又的當而簡盡宜深味之○朱子曰胡氏不失本心一段極好儘用子細玩味聖人千言萬語只是要人收拾箇本心不要失了日用間着力屏去私欲扶持此心出來理是此心之所當知事是此心之所當爲不要埋沒了他可惜只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至大至公皆要此心爲之又云人心皆自有許多道理不待逐旋安排入來聖人立許多節目只要人剔刮將自家心裏許多道理出來而已

問孝四章

三家皆魯桓公庶子以仲叔季為氏孫者公子之子稱公孫也仲改為孟者諸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屬通故庶子自為長少而庶長稱孟孟氏乃魯莊公庶兄慶父之後杜預作公子譜云仲慶父弑君故改為孟此說恐未是據春秋所書則皆曰仲孫蔑可見當以仲孫為正而凡曰孟孫者或當時之私稱也○說與何忌孟僖子之子昭七年僖子從昭公如楚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二十四年僖子將卒屬說與何忌於孔子使事之而學禮焉時孔子年三十四樊遲為孔子御必在哀十三年魯以幣召還孔子之時孔子年

七十矣○胡氏謂得爲而不爲與不得爲而爲之均於不孝三家之僭所謂不得爲而爲之者也然既不知禮則其餘所得爲者又皆因陋徇俗而不知有所謂禮者葢多矣如滕文公欲行喪禮而其父兄百官謂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可見當時冠婚喪祭之不如禮者多也使懿子能因夫子之言而發寤焉必首去其僭而其餘之不如禮者亦不能以終日安矣朱子言今人於冠婚喪祭一切苟簡徇俗都不知所謂禮者又如何責得他違與不違與○武伯所問者人子事親之道夫子所答者父母愛子之心知父母愛

子之心則知人子事親之道矣以父母之心爲心此一句最當深體○人子能不以疾病貽父母之憂則豈肯不謹其身○或問父母至尊親犬馬至卑賤聖人之言豈若是之不倫乎朱子曰此設戒之言也故特以尊卑懸絕之甚者明之所以深著夫能養而不能敬者之罪也○愚按敬者聽於無聲視於無形朱子曰愛而不敬非真愛也敬而不愛非真敬也敬非嚴威儼恪之謂以此爲敬則誤矣只把做件事小心畏謹便是敬○或問色難之說不同何也朱子曰二說固不同矣然務承其親之色則必有和氣婉容矣

有和氣婉容則必承順顏色者矣但以文義考之則前說爲正○吿懿子吿衆人者也事親以禮人所通行○吿武伯者以其人多可憂之事問如何見得朱子曰觀聖人恁地說則知其人如此○直義只是於事親時無甚回互處○問孔子答問孝四章雖不同意則一朱子曰如何曰彼之問孝皆有意乎事親者孔子各欲其於情性上覺察不使之偏勝則其孝皆平正而無病矣曰如此看恰好○勉齋曰事親之道非貴於聲音笑貌也而以色爲難者色非可以強爲也非其眞有深愛存乎其心惟恐一毫拂其親之意

者安能使愉悅之狀貌見於顏面也哉其告子夏者所以發其篤於愛親之念也或曰敬與愛兩事常相反也敬則病於威嚴愛則病於柔順今其告二子者如此得無舉一而廢一乎曰敬與愛皆事親之不能無也父母至親也而愛心生焉父母至尊也而敬心生焉皆天理之自然而非人之所強爲也然發之各有節而行之各有宜或過或不及則二者常相病也故聖人因其所偏者而警之所以勉其不足而損其有餘也四章問孝其一則不辱其親其二則不辱其身三則敬四則愛學者於此四者而深體之事親之

大義盡矣述論語者萃而次之深有旨哉深有旨哉

吾與回言終日章

問顏子如愚朱子曰夫子與言之時只似一箇獃底退而省其私之所爲亦足以發明其意又是不獃如克己復禮他便知得克己復禮如博我以文約我以禮他皆知之便是足以發處○問亦足以發是足以發明夫子所言之旨否曰然且如夫子告以非禮勿視聽言動顏子受之不復更問如何是禮與非禮但是退而省察顏子之所爲則直是視聽言動無非禮也此則足以發夫子之言也○先生令看顏子亦足

以發於何處見之是甚麼意思或云見得親切處於
非禮勿視聽言動一章可見曰大槩是如此良久云
於睟面盎背皆見之因舉程先生之言曰出門如見
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充之則睟面盎背此之謂也○
問亦足以發是顏子退有所省發否曰不然集注已
說得分明了蓋與之言顏子都無可否似箇愚者及
退而觀其所行皆夫子與之言者一一做得出來不
差豈不是足以發明得夫子之道其語勢只如此恰
如今人說與人做一器用方與他說箇尺寸高低形
製他聽之全然似不曉底及明日做得來却與昨日

所說底更無分毫不似○顏子所聞入耳着心布乎
四體形乎動靜則足以發明夫子之言矣○問亦足
以發是顏子於燕私之際將聖人之言發見於行事
否曰固是雖未盡見於行事其理亦當有發見處然
燕私之際尤見顏子踐履之實處○退非夫子退乃
顏子退也○按退正對進見說○語錄謂退省其私
私者他人所不知而同自知者又謂私非專在無人
獨處之地如人相對坐心意默所趨向亦是私愚按
此說私字與集注異集注明謂私謂燕居獨處非進
見請問之時又引延平之說謂日用動靜語默之間

皆足以發明夫子之道坦然由之而無疑則非念慮趨向之私矣○南軒曰亦足以發其請事斯語之驗也○朱子曰默識心融融字如消融相似如雪在湯中若不融一句只是一句如何發得出來如人喫物事若不消只生在肚裏如何滋益體膚○通書聖蘊章云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言聖人之教必當其可而不輕發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言聖人之道有不待言而顯者然則聖人之蘊微顏子殆不可見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聖同天不亦深乎聖人之教必當其可其與顏子終

日言則所謂有如時雨化之也而以三隅反不足言此所以不違如愚也至其所謂有不待言而顯者亦惟顏子為能默而識之故因其進修之迹而聖人之蘊可得而見猶天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也夫聖人之道言不能加默不能藏有時終日言而不為多有時欲無言而非有隱惟顏子為能知而體之故亦足以發不待顏子言然後謂之發也

視其所以章

問視其所以一章所以是大綱且看這一箇人是為善底人是為惡底人若是為善底人又須觀其意之

所從來若是本意以爲已事所當然無所爲而爲之乃爲爲已若以爲可以求知於人而爲之則是其所從來爲已不善了若是所從來處既善又須察其中心樂與不樂若是中心樂爲善自無厭倦之意而有日進之益若是中心所樂不在是便或作或輟未免於僞以是察人是節節看到心術隱微處最是難事亦必在已者能知言窮理使心通乎道而能精別是非然後能察人如聖人也朱子曰樂處便是誠實爲善如好好色如惡惡臭不是勉强做來若以此觀人亦須以此自觀看自家爲善果是爲已果是樂否○

按所爲既善所由又善則宜無僞矣又言心之所樂不在是則亦僞何也蓋所由亦有二等有出於一時感慨激發者雖非僞而未必其心之所安則必不能久而不變久而變則是意不誠亦僞也○所以在事所由在心若所安只在所由中見非所由之外又有箇所安也所由未善正南軒所謂有所爲而爲之也○所以既善然後可以觀其所由所由既善然後可以察其所安

温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

朱子曰昔之所得雖曰既爲已有然不時加尋繹則

亦未免有廢棄遺忘之患而無所據以知新矣然徒
能溫故而不能索義理之所以然者則見聞雖富誦
說雖勤而口耳文字之外略無意見如無源之水其
出有窮亦將何以授業解惑而待學者無已之求哉
學記所謂云云正謂此爾若能尋繹於其所已得者
而每有得於其所未得者焉則譬諸觀人昨日識其
面而今日識其心於以爲師其庶矣乎可云者明未
至此者不足以爲師非以爲能如是而爲師有餘也
○昔程子晚而自言吾年二十時解釋經義與今無
異然其意味則今之視昔爲不同矣此溫故知新之

大者學者以是為的而深求之則足以見夫義理之無窮而亦將不暇於為師矣○這主意只為世上有不溫故知新而便欲為人師者發

君子不器

朱子曰君子不器是不拘於一所謂體無不具人心元有這許多道理充足若慣熟時自然看要如何無不周遍子貢瑚璉只是廟中可用移去別處便用不得○問君子不器如孔門德行之外乃為器否曰若偏於德行而其用不周亦是器君子者才德出衆之名[illegible]德者體也才者用也君子之人亦具聖人之體用

但其體不如聖人之大而其用不如聖人之妙爾○勉齋曰各適其用不能相通以物言舟之不可爲車之類是也以人言優爲趙魏老不可以爲滕薛大夫是也用無不周見君子之不器體無不具原君子之所以不器也

子貢問君子章

南軒張氏曰君子主於行而非以言爲先也故其言之所發乃其力行所至而言隨之也夫主於行而後言者爲君子則夫易於言而行不踐者是小人之歸矣子貢非不能踐言者然未免於多言夫子恐其有

時而或以言爲主而行有未精也是以深警焉夫未之能踐而言與夫力行所至而言者其意味有間矣學者宜深察

君子周而不比章

朱子曰比之與周皆親厚之意周則無所不愛爲諸侯則愛一國爲天子則愛天下隨其親踈厚薄無不是此愛若比則只是揀擇或以利或以勢一等合親底他却自有愛憎所以有不周處○周比相去不遠須分得大相遠處周則遍及天下比則昵於親愛無一人使之不得其所便是周但見同於己者與之不

同於己者惡之便是比君子好善惡惡皆出於公用一善人於國於天下則一國天下享其治去一惡人於一鄉一邑則一鄉一邑受其安豈不是周若小人於惡人則喜其合己必親愛之善人與己異必傷害之此小人比而不周也

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問學謂視聖賢之所言所行而效之也思謂研窮其理之所以然也徒學而不窮其理則罔罔謂昏而無得則其所學者亦粗迹爾徒思而無踐履之實則殆殆謂危而不安則其所思者亦虛見爾學而思則理

益明而不局於粗淺思而學則理益實而不荒於高虛朱子曰學不專於踐履如學以聚之正爲聞見之益而言○問集注舉中庸學問思辨與行之語該某看學與行是學之始終問與辨是思之始終曰然

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或問攻乎異端朱子曰攻者是講習之謂非攻擊之攻這處須看他如何是異端如何是正道異端不是天生出來天下只有這一箇道理緣人心不正則流於邪說習於彼必害於此既入於邪必害於正異端不止是楊墨佛老這箇是異端之大者○聖人若說

攻擊異端便有害便也須更有說話在不肯只恁地說遂休了○凡言異端不必攻者皆是爲異端游說反閒孟子謂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不必便能距楊墨但能說距楊墨亦是聖人之徒○今之不爲禪學者只是未曾到那深處才到那深處定走入禪去也譬如人在淮河上立不知不覺走入番去也只如程門高弟游氏則分明是投番了雖上蔡龜山也只在淮河上游游漾漾終看他未破時時去那下探頭探腦心下也須道他那下有箇好處在○楊墨只是硬恁地做佛氏最有精微動得人處本朝許多

極好人無不陷焉如李文靖王文正謝上蔡楊龜山游先生諸人○問集注何以言佛而不言老曰老便只是楊氏

由誨汝知之章

問子路不應有以不知為知之病朱子曰子路粗暴見事便自說是曉會得如正名一節便以為迂故和那知處也不知了○誨汝知之乎惟伊川便說得盡別人只說得一邊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則無自欺之蔽其知固自明矣若不說求其知一着則是使人安於所不知也故程子又說出此意其說方完上不失於自欺下不失於自勉○問學者之於義理事

物以不知爲知用是欺人可矣本心之靈庸可欺乎

但知者以爲知不知者以爲不知則雖於義理事物有不知者而自知則甚明而無蔽矣故曰是知也以此眞實之心學問思辨研究不捨則知至意誠之事可馴致也夫子以是誨子路眞切要哉此章言之若易而於學者日用間關涉處甚多要當步步以是省察則切身之用益無窮也曰此說甚善○是知也言是乃知之道也○强其不知以爲知非惟人不我告已亦不復求知終身不知而後已好勇者多喜自高不服下人故有此弊此必子路初見孔子時孔子以

此箴之後來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及人告以有過則喜則必改此失矣然終有見義欠透徹處是以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爲義而不知食輙之食之爲非義也不知者以爲不知則人必我告已亦必自求知豈非知之之道乎

子張學干祿章

或問子張學干祿而夫子告之如此何也朱子曰人之處已接物莫大於言行而聞見者所以爲言與行之資也然積之不多則孤陋單淺無以參驗而知所疑殆知而不闕則冐昧苟且無所依據而流於繆妄

能闕疑殆則庶幾矣顧於其餘遂以爲已信已安而無事於謹則言行之間物我交戾而尤悔之積有不能免是將無以行乎州里尚何祿之可干哉誠反是而觀之則夫子之所以告子張者其意亦可知矣然自寡聞見而積之多多聞見而擇之審擇之審而猶曰謹其餘焉則其反身亦切矣而聖人之訓猶曰僅足以寡尤悔而已蓋未敢以爲絕無也聖人之於言行之際其重之如此而推本所從有始有卒又如此學者亦可以盡心矣曰然則是果何以得祿耶聖人教人真使以是求祿耶曰程子言之詳矣蓋先王之

世敎民以德行道藝而賓興之故士能謹其言行則有得祿之道然聖人之意則以爲君子亦修其在我者而已其得不得非所計也故曰祿在其中如曰仁在其中樂在其中直在其中餒在其中皆本爲此而反得彼之辭也豈眞敎之以是而求祿哉嗚呼三代之時先王之法行於上者旣如彼聖人之敎行於下者又如此是雖欲人才之不成風俗之不厚蓋亦不可得矣正使士之不賢者或不免於外慕有司之不明者或不足以得人然其所以相求者蓋猶出於修身謹行之意一得其人則其法固萬世不易之良法

也豈若後世專以詞藝取人而不考其言行之素使士之賢者猶不免急於彼而緩於此有司之良者毋恨無以必得行義才業之人而其不賢且良者則固皆以爲當然而不之怪也然則人才風俗之所成就又安得不愧於古而上之人亦何憂於此而不之革哉○多聞多見二字人多輕說過了將以爲偶然多聞多見爾殊不知此正是合用功處聖人所以爲好古敏以求之又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皆欲求其多也不然則聞見孤寡不足以爲學矣江西諸人說此章却云子張平日專務多聞多見故

夫子告以闕疑是不欲其多聞多見此此是甚說話◯問尤悔如何分曰大凡言不謹則必見尤於人人既有尤自家安得無悔行不謹則已必有悔已既有悔則人安得不見尤此只是各將較重處對說◯按慎言其餘者謂雖言所當言然使發之不當其可如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言失言之類是亦不免於招尤也慎行其餘放此◯多聞讀闕疑讀慎言其餘讀則寡尤句下文放此◯江西之說近日王氏之徒復祖之以譁衆衆喜其新而不知朱子已破其非矣

哀公問何爲則民服章

問哀公問何爲則民服往往只是要得人畏服他聖人却告之以進賢退不肖乃是治國之本而人心自服者蓋好賢而惡不肖乃人之正性若舉錯得義則人心豈有不服謝氏又謂君無道以照之則以直爲枉以枉爲直矣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此又極本原而言君人君無知人之明則枉直交錯而舉錯未必得宜矣朱子曰說得分明○若不居敬如何窮理若不窮理如何照得人破○朱子論宋事謂救其本根之術不過視天下人望之所屬者舉而用之使其舉

錯用舍必當於人心則天下之心翕然聚於朝廷之上其氣力易以鼓動如羸病之人鍼藥所不能及備其冊田氣海則氣血萃於本根而耳目手足利矣○致堂胡氏曰當時三家專魯公安得擅舉錯之權哉使公復問孰爲枉直而付舉錯之柄於夫子夫子必有所處矣民心既服公室自張何致乞師於越而卒以旅死哉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章

朱子曰莊只是一箇字上能端莊則下便尊敬至於孝慈則是兩事孝是以躬率之慈是以恩結之孝是

做箇樣子慈則推此意以及人兼此二者民方感於巳若只孝而不慈或慈而無孝親底樣子都不得善者舉之不能者便棄之民不解便勸舉善於前而教不能於後則是誘引之使趨於善也是以勸○愚按孝慈則忠須要實見得孝慈所以能感得民忠於我處葢孝者所以事君也我孝親底道理便是民事君底樣子慈者所以使衆也吾愛民如子則民亦愛吾如父母矣此民之所以忠也不待使之此心自然之感也孝慈並看然未有恩虧於骨肉禮缺於閨門而能慈者也是孝又慈之本也○問康子之意必要使

民能如此此聖人但告之以已所當爲而民自應方其
端莊孝慈舉善教不能不是要民如此而後爲做得
自已工夫則民不期然而然朱子曰也是如此

或謂子奚不爲政章

定公初年孔子不仕按世家定公元年壬辰孔子年
四十三而季氏強僭其臣陽虎作亂專政故孔子不
仕而退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朱子曰惟孝友於
兄弟謂孝然後友友然後政其序如此○問施於有
政是使一家人皆孝友否曰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
御於家邦是也政是一家之事也固不止是使之皆

孝友爾然孝友爲之本也○推廣此心以爲一家之政便是齊家緣下面有一箇是亦爲政故不是國政又云在我者孝則人皆知孝在我者弟則人皆知弟其政豈不行於一家○此全在推字上言舉斯心加諸彼范唐鑑言唐明皇能友愛兄弟而殺三子正以其不能推此心爾○按孝然後友明皇之待睿宗先薄矣其友愛兄弟以宋王成器之讓已有以感之而然爾非出友愛之真性也故不能充其類大抵太宗明皇其天性皆薄其家政亦極相似觀其父子兄弟之間足知其不能施於有政矣○孝經子曰閨門之

內具禮矣乎嚴父嚴兄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也言閨門之內嚴父嚴兄則如事君事長畜妻子臣妾則如治百姓徒役此所謂施於有政是亦爲政也施於有政令書作克施有政本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之意朱子不如此解者以下文有是亦爲政一句故知此施於有政以家政言也推孝友之心以治一家是政行於一家孰非政者何必居位乃爲爲政乎

人而無信章

人若無信語言無實何處行得處家則不可行於家處鄉黨則不可行於鄉黨

子張問十世可知章

朱子曰此一章因字最重所謂損益者亦是要扶持箇三綱五常而已如秦之繼周雖損益有所不當然三綱五常終變不得君臣依舊是君臣父子依舊是父子只是安頓得不好爾聖人所謂可知者亦只是知其所因者也如四時之運春後必當是夏夏後必當是秋其間雖寒暑不能無繆戾然四時之運終改不得也康節詩云千世萬世中原有人正與此意合

○蔡云可知也只帶損益言所因者其可知不待言

○按可知還兼因革已然之迹今皆可見非弗兼因革

而何下又云所因所革亦不過此○所因如湯纘禹舊服武王反商政政由舊不過修人紀敘彝倫等事亦皆有已然之迹故可知還當帶所因言○所損益只是所因中事如文質三統豈外三綱五常○損益之事不止此如貢助徹之類皆是○胡氏說甚暢○或問忠與質如何分朱子喜其善問答云質朴則未有文忠則渾然無質可言矣○又曰忠質文忠只是樸實頭白直做將去質則漸有形質制度而未及於文采文則就制度上事事加文采然亦天下之勢自有此三者非聖人欲尚忠尚質尚文也夏不得不忠

商不得不質周不得不文彼時亦無此名字後人見得如此故命此名○這一段諸先生說得損益字不知更有箇因字不曾說因字最重程先生也只衮說將去三代之禮大槩都相因了所損也只損得這些箇所益也只益得這些箇此所以百世可知也且如秦最是不善繼周酷虐無比然而所因之禮如三綱五常竟滅不得馬氏注所因謂三綱五常損益謂文質三統此說極好○愚按周之損益乎商商之損益乎夏皆損益得好若秦之繼周則損益得不好卻壞井田封建愚黔首銷兵以十月為歲首之類乃是古

法盡壞不足謂之損益矣〇所因者道也所損益者道之所當損益者也萬世因革之宜不出乎此故謂百世可知若秦之變革乎古則非道矣非道則非聖人所謂損益可知者也聖人之知來者以理知之語變則何所不有聖人不道也

非其鬼而祭之章

勉齋黃氏曰非鬼而祭見義不為事非其類而對言之亦告樊遲問智之意也一則不當為而為一則當為而不為聖人推原其病之所自來則曰非鬼而祭有求媚要福之心也見義不為無勇敢直前之志也

八佾第三

孔子謂季氏章

古者有姓有氏三家爲桓公之後皆姬姓又自以仲叔季分爲三氏每佾人數如其佾數此說爲長舞佾八人乃杜預服虔之說是雖不可考然以禮意求之舞位必方豈其佾少而人多如此哉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忍字作不忍之忍原臣子本心天理之不容昧者而言意味尤長而亦足以兼含後說之義蓋指其於不可忍爲者而忍爲之則誅絕之罪不言而自見矣夫爲人臣子只是一箇尊君敬上之心方能自

安其分不忍少萌一毫僭差之意今季氏以陪臣而僭天子之舞目覩其數而安焉於此而尚忍則亦何往而不忍也孰不可忍意有含蓄謝氏遂説出弑父與君亦何憚而不爲雖有此理恐非聖人語意然敢僭其禮便是有無君父之心亂臣賊子之萌皆由於忍而已不妨遂索言之亦痛快也○自王政不綱亂臣賊子無所忌憚故敢於僭竊殊不知君子畏義安分自不忍於心豈問天吏之有無哉以此言之前説爲優然自秉春秋之筆者言之則後説亦足以寒亂賊之膽也

三家者以雍徹章

大夫不得祖諸侯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禮運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魯僭天子之制三家僭魯遂至於僭天子程子所以追咎賜受皆非也周公立為經制辨名分於毫釐閒將行之萬世而身沒犯之將行之天下而子孫違之豈非周公之衰乎

人而不仁如禮何章

問仁者心之德也不仁之人心德既亡方寸之中絕無天理平日運量酬酢盡是非僻淫邪之氣無復本

心之正如此等人雖周旋於玉帛交錯之間鐘鼓鏗
鏘之際其於禮樂判爲二物如猿狙衣周公之服一
般其如禮樂何朱子曰是如此○問仁者天理也理
之所發莫不有自然之節中其節則有自然之和此
禮樂之所自出也人而不仁滅天理矣何有於禮樂
曰此說甚善但仁天理也此句更當消詳不可只如
此說過○漢成帝詔立辟雍胡致堂論曰人而不仁
云云不仁之人心非已有視聽舉履皆迷其所當而
何以爲禮樂哉惟仁者所行皆禮所安皆樂是則禮
樂之本也無其本不若不爲之愈也○朱子曰程子

說仁者天下之正理固好但少疎不見得仁仁者人心之全德人若本然天理之良心存而不失則所作爲自有序而和若此心一放只是人欲私心做得出來安得有序安得有和○仁者天下之正理只是泛說不是以此此說仁體若曰義者天下之正理也得○饒氏曰游氏說得仁字親切而禮樂二字欠分明程子說得禮樂二字有意義而仁字不親切必合二說而一之然後仁與禮樂之義方備程子無序不和是說無禮樂之本李氏鐘鼓玉帛是說徒有禮樂之文亦必合二說而一之然後如禮樂何之義方盡集注

用意精深要人仔細看

林放問禮之本章

問夫子何故只以儉戚答禮之本朱子曰初頭只是如此未有後來許多文飾文飾却是後來事喪初頭只是戚禮初頭只是儉當初亦未有那儉儉是對後來奢而言之葢追說爾如堯土階三尺當初只是恁地不是爲儉後來人稱爲儉爾東坡說忠質文謂當初亦未有那質只因後來文便稱爲質孔子曰從先進周雖尚文初頭尚自有些質在○禮正在恰好處泝而上之則儉爲本泝而下之則奢爲末○問林放

問禮之本而孔子并以喪告之何也曰喪亦是禮奢底是禮之吉者喪是禮之凶者○問喪與其易也寧戚曰其他冠婚喪祭皆是禮故皆可謂與其奢也寧儉惟喪禮獨不可故言與其易也寧戚易者治也言治喪禮至於習熟也喪者人情之所不得已若習治其禮有可觀則是樂於喪而非哀戚之情也故禮云喪事欲其縱縱爾○問禮之本曰初間只有儉戚未有那文儉戚是根有這根然後枝葉自發出來又問戚是此心自然發出來底儉又不類曰儉亦不是故意儉元初且只有汙樽杯飲之類問先生舊說儉戚

且是近本曰對奢易言之且得說儉戚是本若論禮之本則又在儉戚之前未有如此說得○楊氏說喪不可直情而徑行此一語稍傷那哀戚之意其意當如上面始諸飲食之語謂喪主於哀戚爲之哭泣擗踊所以節之其本則戚而已○聖人因俗之弊感放之意而爲是言本非以儉戚爲可尚特與其流於文弊則寧如此爾其言之抑揚得其中正如此

夷狄之有君章

南軒曰夷狄雖政教所不加然亦必有君長以統涖之然後可立也春秋之世禮樂征伐自諸侯出降而

自大夫出又降而陪臣竊國命是以聖人傷嘆以爲夷狄且有君不如諸夏之無君也夫諸夏者禮義之所由出也今焉若此其變亦甚矣

季氏旅於泰山章

問自八佾舞至泰山五段皆聖人欲救天理於將滅故其言哀痛一切與春秋同意朱子曰是

君子無所爭章

南軒曰爭生於有己君子克己者也是以無所爭惟射疑於有爭而君子之於射於以正己而觀德爾揖讓而升揖讓而下揖讓而飲其雍容揖遜自反而下

人之意蓋如此（大意兼勝負兩邊說）然則君子其爭乎於射而不爭則他可知矣○朱子曰其爭也君子言爭得來也君子

巧笑倩兮章

朱子曰素以爲絢不知是何詩若以爲今碩人詩則章句全且此一句最有理亦不應刪去因説古人繪事未必有今人花巧如雲字雷字見筆談○愚按詩意本謂素以爲質而絢以文之子夏未達謂是反以素爲飾也子曰繪事後素此見聖人釋經解疑如此之精約而不費辭即詩之辭纔着一後字而詩意了

然矣子夏能繪事之後於素而悟夫禮之於人猶是也遂問曰禮後乎曰禮後則見有爲之先者矣忠信是也忠信卽五常之實如父子有慈孝之實然後有許多家庭之禮君臣有忠敬之實然後有許多朝廷之禮以至前章所謂儉與戚後篇所謂爲國之讓皆是也無此則禮不虛行猶無素則繪將安施也起予者孔子言繪事後素之時未思量到禮後乎處而子夏以爲言是有以啓發夫子之意非謂夫子不能而子夏能之以教夫子也○周末文勝是將許多繁文縟禮汨沒了忠信本意故孔子則欲從先進老子則

謂禮者忠信之薄夫老子者孔子適周嘗問禮焉彼非不崇禮者而其言如此必有謂也不觀夫子之言乎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林放問禮之本則大其問而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見舞八佾歌雍徹者則斥而罪之曰人而不仁如禮樂何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自今觀之仁也讓也儉與戚也非所謂忠信者乎不仁不讓不儉不戚而徒歌也舞也玉帛鐘鼓也非所謂忠信之薄乎然則出於忠信者孔子之所取而不出於忠信者老子之所棄言若不同而實互相發也○采

質物謂之飾猶與質而相成者也禮與忠信一物也

夏禮吾能言之章

問夏禮吾能言之所謂禮是說制度文章不是說三綱五常如前答子張所問者否朱子曰這也只是說三綱五常問吾能言之是言甚事曰聖人也只說得大綱須有所證方端的欲證之須是杞宋文獻足方可然須是聖人方能取之以證其言古禮今不復存如周禮自是紀載許多事當時別自有箇禮書如宗伯掌邦禮這分明自有禮書○中庸說有宋存焉便見得杞又都無了如今春秋傳中宋猶有此〻商禮在

○愚按足則吾能徵之矣聖人此句慨嘆之意無窮蓋足則吾能徵之而禹湯二聖人傳心之典經世之迹不墜於地當與我周之禮並傳以詔後世以為百王損益之大法豈不美哉而今不可得矣豈不深可惜然此亦夫子晚年道不行而刪詩正樂叙禮時語使其得時得位制禮作樂雖無所徵而可以義起者固必有以處之不專嘆二國之無徵也嗚呼典籍淪亾賢人凋喪夫子所以覽觀於世道者其所感多矣讀者當得之於言外也其後周之文獻亦淪亾於戰國干戈暴秦坑焚之餘三代遺典於是影滅無復遺

經古禮古治之不可復於是決矣世道至此豈細故
哉

禘自既灌而往章

或問先儒禘禮之說多矣獨取趙氏何也朱子曰先
儒以禘爲合祭於太廟上極其祖之所自出而下及
毀廟未毀廟之主皆在焉祫則合祭於太廟而不及
祖之所自出也惟趙伯循引曾子問春秋傳以明祫
之爲合如諸儒之說而禘則直祭其祖之所自出而
以其祖配之但設兩位而不及羣廟之主爲其尊遠
而不敢褻也此說最爲得之而其具於春秋纂例者

詳矣曰孔子不欲觀之意諸說不同如何曰程子以僭禮言之當矣然不察乎失禮之中又失禮焉之說則自其未灌之時已不足觀不必言既灌而往也

或問禘之說章

問或問禘之說集注所謂非仁孝誠敬之至不足以與此何也蓋祭祀之事以吾身而交於鬼神最是大事惟仁則不死其親惟孝則篤於愛親又加之誠敬以聚集吾之精神精神既聚所謂祖考精神便是吾之精神豈有不來格者朱子曰看得文字皆好○天地陰陽生死晝夜只是一理若明祭祀鬼神之理則

治天下之理不外於此七日戒三日齋必見所祭者
故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此可謂至微而難通者
若能知此到得治天下以上感下以一人感萬民初
無難者○西山真氏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我之
有此身出於父母也父母又出於祖祖又出於始祖
始祖又出於厥初得姓受氏之祖雖年代悠遠如自
根而幹自幹而枝其本則一而已矣故必推始祖之
所自出而祭之則報本反始之義無不盡矣若非仁
孝誠敬之至豈能知此禮而行之乎蓋凡人於世之
近者則意其精神未散或嘗逮事而記其聲容必起

哀敬之心而不敢忽者世之遠者稍去已久精神之
存與否不可得而知又素不識其聲容則有易忽之
意故禘禮非極其仁孝極其誠敬者不能知其禮不
能行其事苟能知此理矣則其他事物之理又何難
知之有苟能感格矣則推而格天地者此誠而已推
而感乎其他亦此誠而已故曰理無不明誠無不格
於治天下何難哉

祭如在章

朱子曰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此是弟子平時見孔子
祭祖先及祭外神之時致其孝敬以交於鬼神也孔

子當祭祖先之時孝心純篤雖死者已遠因時追思若聲容可接竭盡其孝心以祀之也祭外神謂山林溪谷之神能興雲雨者此孔子在官時也雖神明若有若亡聖人但盡其誠敬儼然如神明之來格得以與之接也吾不與祭如不祭孔子自謂當祭之時或有故而使人攝之禮雖不廢而我不得親致其如在之誠此心終是闕然也○祭先主孝祭神主敬雖孝敬不同而如在之誠則一

與其媚於奧章

朱子曰王孫賈庸俗之人見孔子在衞將謂有求仕

之意欲孔子附己故有媚奧與媚竈之言彼亦須聞有孔子之聖但其氣習卑陋自謂有權可以引援得孔子也子曰不然者謂媚奧與媚竈皆非也天下只有一箇正當道理循理而行便是天若稍違戾於理便是得罪於天更無所禱告而得免其罪也猶言違道以干進乃是得罪於至尊至大者可畏之甚豈媚時君與媚權臣所得而免乎此是遜辭以拒王孫賈亦使之得聞天下有正理也

周監於二代章

先王之制與氣數相為始終而前後相為損益固非

一人一日之所能致也三代之禮至周大備者則以至此而風氣漸開人文漸著不得不然爾況以文武周公三聖相繼參酌損益良不苟矣故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罔缺此夫子所以美而從之蓋從周初文質得中之文非從周末文勝之文也然此亦聖人不得其位無制作之時而然爾使夫子而得邦家則將損益四代以爲百王不易之法不專於從周矣○按序說此與杞宋等語皆哀公十一年歸魯後叙書禮删詩正樂時語○

問吾從周朱子曰孔子爲政自是從周處多蓋法令

自略而日入於詳詳者以其弊之多也既詳則不可復略今法令明備猶多姦宄豈可更略略則姦宄愈滋矣

子入太廟章

朱子曰聖人平日於禮固已無不知而臨事敬慎又如此又曰平日講學但聞其名而未識其器物未見其事實故臨事不得不問爾○問尹氏謂雖知亦問謹之至也問者所未知也知而問似於未誠曰以石慶數馬與張湯陽驚事相對觀之可見雖知亦問自有誠僞之別兼或人謂夫子爲鄹人之子則亦夫子

始仕初入太廟時事雖平日知其說未必身親行之而識其物也故問以審之理當如此必不每入而每問也然其大綱節目與其變異處亦須問

射不主皮章

張子曰君子之射以中為勝不必以貫革為勝侯以布鵠以革其不貫革而墜於地者中鵠為可知矣此為力不同科之一也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章

左傳文公十六年疏云天子頒朔於諸侯諸侯受之藏於祖廟每月之朔以特牲告廟受而施行之遂聽

此月之政

事君盡禮章

朱子曰如拜下禮也今拜乎上而孔子必拜乎下此孔子盡禮處○按黃氏曰孔子於事君之禮非有所加也如是而後盡爾此點得箇盡字好或勸程子以加禮近貴程子曰何不見責以盡禮而責以加禮禮盡則已豈有加也盡字意要如此認○蔡曰盡者在禮之內加者在禮之外事君盡禮不可露出我字自有程子說在難犯○人以爲諂也平平說尹氏用程子說而加歎字朱子以爲失旨○胡氏曰聖人事君

盡禮非自賢以駭俗內交以媚君也亦曰畏天命畏
大人而已矣

君使臣以禮章

圈內注謂二者皆理之當然各欲自盡而已此兩平
言之正意也呂氏謂使臣不患其不忠患禮之不至
事君不患其無禮患忠之不足此交互言之不責人
而責己各盡所當然所以足上意也尹氏謂君臣以
義合者也故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加一則字
以此章爲定公言警君之意也若爲臣言則君雖不
以禮臣豈可以不忠○朱子曰爲君當知爲君之道

不可不使臣以禮爲臣當盡爲臣之道不可不事君以忠君臣上下兩盡其道天下其有不治者哉乃知聖人之言本末兩盡○問忠只是實心人倫皆當用之何獨於事君上說忠曰父子兄弟夫婦人皆自知愛敬君臣以義合人易得苟且於此說忠是就不足處說○按聖人之言本末兩盡含蓄不露若孟子國人寇讎之喻可以警其君而不可以諭其臣責善則離之說可以告其父而不可以訓其子此聖賢之言所以有辨也

關雎樂而不淫章

詩皆出於性情性情罕得其正故其形於言者亦罕得聲氣之和樂而或失之淫哀而或失之傷惟關雎之詩爲后妃而作本其未得而言有寤寐反側之憂可謂憂之深矣然憂雖深而不害於和則以此人此德世不常有求之不得則無以配君子而成其內治之美也据今始得而言有琴瑟鐘鼓之樂可謂樂之盛矣然樂雖盛而不失其正則以此人此德世不常有幸而得之則有以配君子而成內治也此二句主作詩之人說而后妃之德見於言外作詩亦不可指定爲何人○朱子曰此言爲此詩者得其性情之正

聲氣之和也蓋德如雎鳩摯而有別則后妃性情之正固可以見其一端矣至於寤寐反側琴瑟鍾鼓極其哀樂而皆不過其則焉則詩人性情之正又可以見其全體也獨其聲氣之和有不可得而聞者雖若可恨然學者姑即其辭而玩其理以養心焉則亦可以得學詩之本矣○胡氏曰觀詩之法原其性情玩其辭語審其聲音而已今性情雖知聲音不傳惟辭語可玩味爾然因其辭語可以知其性情至於播之長言被之管弦則聲音亦略可見矣○勉齋曰先生晚年垂歿削集注止於此章○南軒曰哀樂情之為

也而其理具於性樂而至於淫哀而至於傷則流於情而汨其性也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發不踰節則性情之正也

哀公問社於宰我章

唐孔氏曰夏都安邑宜松商都亳宜栢周都豐鎬宜栗○問以木造主還是以樹爲主朱子曰只以樹爲社主使神依焉以木名社如櫟社枌榆社之類○沙隨程氏曰古者以木爲主今也以石爲主非古也○問宰我所言尚未見於事如何不可救朱子曰此只責他易其言未問其見於事與未見於事所謂駟不

及舌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葢欲使謹於言爾○使民戰栗或以爲哀公之言蘇氏以爲公與宰我謀誅三桓而爲隱辭以相語嘗有以是問於和靖尹先生者先生艴然不答既而曰説經而欲新竒則亦何所不至矣○胡氏曰古者祭地於社猶祀天於郊也故泰誓曰郊社不修而周公祀於新邑亦先用二牛於郊後用太牢於社也記曰天子將出類於上帝宜於社又曰郊所以明天道社所以神地道周禮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血祭祭社稷而別無地示之位兩圭有邸舞雲門以祀天兩圭有邸舞咸池以祀地而別無

祭社之說則以郊對社可知矣後世既立社又立北郊失之矣

管仲之器小哉章

朱子曰局量褊淺是他容受不去了容受不去則富貴能淫之貧賤能移之威武能屈之矣規模是就他施設處說○問使管仲器局宏闊須知我所爲功烈如彼其卑豈肯侈然自肆至於奢僭如此曰也不說道功烈卑時不當如此便是功大亦不可如此○奢而犯禮便是他裏面着不得見此些小功業便以爲驚天動地所以肆然犯禮無所忌也亦緣他只在功

利上走所以施設不過如此才做得此便不覺自足矣○三歸不是一娶三姓女若此却是僭此一段意只舉管仲奢處以見他不儉爾○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古者諸侯與鄰國為好會主君獻賓賓筵前受爵飲畢反此虛爵於坫上於西階上拜主人於阼階上答拜賓於坫取爵洗爵以酢主人主人受爵飲畢反此虛爵於坫上主人阼階上拜賓答拜是賓主飲畢反爵於坫也大夫則無之○當時齊霸而管仲當國諸侯朝齊者必私覿於管仲家故設此延之二事皆管仲之僭○桓公伐楚只去

問他包茅與昭王不返二事便見他只得如此休〇據楚當時憑陵中夏僭號稱王其罪大矣如何不理會盡才說着此事楚決不肯服便事勢住不得故只尋此年代久遠已冷底罪過及些小不供貢事去問想他見無大利害決不深較只要他稍稍退聽便收殺了此亦是器小之故才是器小自然無大功業〇按真西山文章正宗屈完來盟于師條下有論祖述朱子此意〇王伯厚曰說死管仲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集注取之〇朱子曰大凡自正心誠意以及乎天下則其本領便大今人只隨資禀去做管仲資

原極高故見得天下利害都明白所以做得許多事
自劉漢而下高祖太宗亦是如此都是自智謀功力
中做來不是自聖賢門戶來不是自自家心地義理
中流出使高祖太宗當湯武固自不得若當桓文尚
未可知問使二君與桓文同時還在其上還出其下
曰桓公精密做工夫多年若文公只是六年已自甚
快但管仲作內政盡從腳底做出所以獨盛於諸侯
漢高從初起至入秦只是擄掠將去與項羽何異但
寬大不甚殺人爾秦以苛虐亡故高祖不得不寬大
隋以拒諫失國故太宗不得不聽人言皆是他天資

高見得利害分明稍不如此則天下傾叛而去之如太宗從諫甚不得已然當時只有這一處服得人○如蘇氏說見得不知大學本領所以局量褊淺處如楊氏說見得不能致主王道所以規模卑狹處兼二說看其義方備○按大器猶規矩準繩先自治而後治人此楊子最精語規矩準繩衆器之所取則以爲方圓平直者也先自治而後治人者如之謂以身爲法也○按春秋傳曰廣而儉凡廣人多不儉儉人多細狹故以相對而言儉人多細狹此或人所以疑器小之爲儉也晏平仲一狐裘三十年豚肩不掩豆爲

崇禮者所少此或人所以又疑不儉之爲知禮也葢時方文勝所以不知奢而犯禮之親夫儉不中禮之罪爲尤大時方崇霸故以爲凡管仲之所爲則皆禮之所在而不敢議其非

子語魯大師樂曰章

朱子曰味其語勢葢將正樂而語之之辭○南軒曰周衰樂廢葢雖其聲音亦失之矣聖人因其義而得其所以聲音者而樂可正也

儀封人請見章

封人官名掌爲畿封而植之左氏傳所謂潁谷封人

祭封人蕭封人皆此類儀封人有請見之心則非若沮溺之狷介自高矣自言其得見君子之多則見其好賢有素而所聞不淺狹矣雖其見聖人而請聞之辭不傳然意象和平進退從容出語門人又深得其大致則賢而隱於下位者也○何患於喪乎意夫子失魯司寇去魯歷聘時○問古人相見皆有將命之詞而論語獨載儀封人之說及出便說二三子何患於喪乎是他如何便見得朱子曰某嘗謂這裏儘好看如何從者見之後便見得夫子恁地這也見得儀封人高處據他爲君子之至於斯我未嘗不得見他

大段見得好人多所以一見之頃便見得聖人出大抵周之末尚多有賢人君子在

子謂韶盡美矣

朱子曰美好人生得好善則其中有德行也者是美之所以然處○問韶盡美盡善武盡美未盡善曰意思自不同觀禮記所說武王之舞始而北出周在南商在北此便做箇向北意思再成而滅商須做箇伐商意三思而成南又做箇轉歸南意思四成而南國自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又分六十四箇做兩處看此舞可想見樂音須是剛不是韶純然而和武

須有些威武意思又問堯舜禹湯武之時肯如湯武所為否曰聖德益盛使之自服爾然到得不服若征伐也免不得亦如征有苗等事又如黃帝大段用兵但古人用兵與後世不同古人只趲將退便是贏那曾做後世樣殺人或十五萬或四十萬某從來不信謂之多殺人信有之然指定數四十萬必無此理只如今安頓四十萬人亦自大段着地位四十萬人也須會走也須爭死如何掘箇窟去埋得許多○韶舞不過是象那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天下恁地和平底意思武舞不過象當時伐商底意思觀此二箇

意思自是有優劣但若論其時則當時聚一團惡人為天下害不能消散武王只得去伐君使文王待得到武王時他那舊習又不消散文王也只得伐舜到這裏也着伐但恐舜文德盛其徒或自相叛以歸之亦未可知但武王之時只得如此做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性是自有底身是從身上做得來○書所謂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戒之用休勸之以九歌此便是作韶樂之本也所謂九德之歌九韶之樂是也○問說揖遜征誅足矣何必說性之反之曰也要就他本身處說使舜當武王時畢竟

更強似大武使武王當舜時必不及韶○樂觀其深矣若不見性之反之不同處豈所謂聞其樂而知其德乎○德有淺深時又有幸不幸舜之德既如此又遇着好時節武王德不及舜又遇着不好時節故盡美而未盡善

居上不寬章

朱子曰居上而不寬爲禮而不敬臨喪而不哀更無可據以爲觀者矣蓋寬也敬也哀也所謂本也其本既亡則雖有條教法令之施威儀進退之節擗踊哭泣之數皆無足觀者若能寬能敬能哀了却就他這

寬敬中去考量他所行之是否若不寬不敬不哀則縱其他有是處皆不在論量之限矣○子升問居上不寬曰寬字難識蓋有政教法度而行之以寬爾非廢弛之謂也如敬敷五教在寬蓋寬行於五教之中也○廖子晦問孔子曰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竊謂居上以寬爲本寬則得衆嚴以濟寬之所不及爾今之爲州縣者不念民生之艱刑罰失平征取無藝箠楚流血苟以逃上官之責而過於寬者又一切廢弛不立所在有之此固不足道然先王爲政之本寬嚴先後之異施者不敢不詳講伏乞賜誨朱子曰爲

政以寬爲本者謂其大體規模意思當如此爾古人察理精密持身整肅無偷惰戲豫之時故其政不待作威而自嚴但其意則以愛人爲本爾及其施之於政事便須有綱紀文章關防禁約截然而不可犯然後吾之所謂寬者得以隨事及人而無頹弊不舉之處人之蒙惠於我者亦得以通達明白實受其賜而無間隔欺蔽之患聖人說政以寬爲本而今反欲其嚴正如古樂以和爲主而周子反欲其淡蓋今之所謂寬者乃縱弛所謂和者乃哇淫非古之所謂寬與和者故必以是矯之乃得其平爾如其不然則雖有

愛人之心而事無統紀緩急先後可否與奪之權皆
不在已於是姦豪得志而善良之民反不被其澤矣
此事利害只在目前不必引書傳考古今然後知也
但爲政必有規矩使姦民猾吏不得行其私然後刑
罰可省賦斂可薄所謂以寛爲本體仁長人孰有大
於此者乎○然後知也之下朱子親注云緩急可否
是兩事無程限則緩急不在已不親臨則可否不在
已今見爭訟人到官常苦不得呈覆須當計會案吏
然後得之便可見其無政事不待可否失當然後知
其繆矣又如縣道送兩税簿上州磨審皆有日限有

違失則紂正之無即簽押用印給還今有數月不還者守倅漫不加省如此之類不可勝數以此爲寛不知孔子意裏道如何也

里仁第四

里仁爲美章

或問里仁一篇自首至觀過斯知仁矣都是說仁里仁爲美是指言仁厚之俗觀過斯知仁是指言慈愛底仁其他則皆就心德上說朱子曰雖是如此然統體便都只是那箇仁如里有仁厚之俗便那一里之人這心不大故走作所以有仁厚之俗觀過斯知仁

便也是這心○論語本文之意只是擇居孟子引來證擇術又是一般意思言里以仁者爲美人之擇術豈可不謹然亦不爭多○古人居必擇鄉遊必就士是合着事問今人數世居此土豈宜以他鄉俗美而遽遷邪曰古人危邦不入亂邦不居近而言之若一鄉之人皆爲盜賊吾豈可不知所避○勉齋曰居必擇鄉居之道也薰陶染習以成其德賙恤保愛以全其生豈細故哉夫子稱子賤而歎魯多君子以此也

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章

問既是失其本心則便解濫淫而必以久言之何故

夫子曰也有時下未肯恁地做底聖人說話穩而今說道他不仁則約便濫樂便淫也有不便恁地底○仁者心便是仁早是多了一安字知者利仁未能無私意只是知得私意不是着脚所在又知得無私意處是好所以在這裏千方百計要克去箇私意這便是利仁○安仁者不知有仁如帶之忘腰屨之忘足利仁者是見仁為一物就之則利去之則害按不知有仁謂仁卽我我卽仁如腰不知有帶足不知有屨故曰忘帶腰之適也忘屨足之適也忘適適之適也利仁之利與利而行之字同皆與安字為對安則自

然利則篤好朱子曰利而行者真知其利而必行之雖有未安而不待勉也按利仁之利亦當以此意看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擇不處仁焉得智此智者之所以利仁也此處惟智者知之明斷之決而守之固所謂利仁也二三焉出入焉則非利仁矣○記曰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強仁又其次也此猶利而行之之下又有勉強而行之○仁者則安其仁而無適不然知者則利於仁而不易所守其字於字之別所謂安仁則一利仁則二也皆非外物所能奪方説到處約處樂上○問仁者心無内外遠近精

粗之間朱子曰若有便成兩段此句爲仁者安仁設

又曰仁者洞然只是一箇心所以無內外精粗遠近之間然須看自家有間底心是如何然後看無間底心是如何○吾心渾然一理無內外遠近精粗這段分別說極通透上蔡尋常說有過當處此却他人說不到先生再三誦安仁則一利仁則二之句以爲解中未有及此者因歎云此公見識直是高 僩錄

惟仁者能好人惡人章

朱子曰程子只着公正二字解某恐人不理會得故以無私心解公字好惡當於理解正字公自是公正

自是正這兩箇字相少不得○問仁者動静皆合正理心有定則凡可好可惡者皆繫在這則子上所以能好人能惡人曰然程子所以說得其公正也惟公然後能正公是箇廣大無私意正是箇無所偏主處○程子之言約而盡公者心之平也正者理之得也一言之中體用備矣

苟志於仁矣章

朱子曰志於仁則雖有過差不謂之惡○志字㝡有力誠志於仁則思慮自不到惡上矣

富與貴章

問富貴不處是安於義貧賤不去是安於命朱子曰此語固是但須知如何此是安義彼是安命蓋吾何求哉求安於義理而已不當富貴而得富貴則害義理故不處不當貧賤而得貧賤則自家義理已無愧居之何害富貴人所同欲若不仔細便錯了貧賤人所同惡自家既無愧義理若更去其中分疏我不當貧賤便不是張子韶說審富貴而安貧賤極好○問君子有以非道而得富貴者何也曰是亦一時不期而得之非語其平日之素行也○如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之類亦是不當得之富貴須且平說不要執定

一事○富貴不以其道得之者曰是諂曲以求之此又是最下等人所謂得之者便說有自到我面前者吾知其有一毫不是處也不可處譬如秀才赴試有一人先得試官題目將出來賣只要三兩貫錢便可買得人定是皆去買惟到這裏見得破方是有學力聖人言語豈可以言語解過一遍便休了須是實體於身灼然行得方是讀書○問貧賤如何是不當得而得之曰小人放僻邪侈自當得貧賤君子履仁蹈義宜不當得貧賤然却得貧賤這也只得安而受之不可說我不當得貧賤而必欲求脫去也○審有兩

端安只一路○問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去字或讀作上聲可否曰自家離去之去去聲讀除去之去上聲讀此章只是去聲○君子去仁之去只音去聲如孟子去齊之去我原有而自離去之也若作上聲則是除去○富與貴貧與賤一章炎曰學者須是從富貴貧賤處判斷得下方有用工處先生喜曰這裏看得分曉須要做下面工夫若做得下面工夫看上面事愈覺分曉○富貴貧賤不處不去此一節且說箇麁底方是箇君子皮殼裏面更多有事在然先會做這事方始能不去其仁既把得定然後存養之功自

此漸漸加密如孟子言善利之間學者須就這上着
力今學者都不濟事才略略有些利害便一齊放倒
了某常向朋友説須是這上立得脚住方是離得泥
水若不如此則是在泥裏行才要出又墮在泥裏去
縱説得道理也没安頓處蓋不切則磋無所施不琢
則磨無所措○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不但終食之
間而已也雖造次必於是不但造次而已也雖顛沛
必於是蓋欲此心無須臾之間斷也○問造次是急
遽苟且之時苟且莫只就人情上説否曰苟且是時
暫處苟可以坐苟可以立問曾子易簀莫是苟且時

否曰此正是顛沛之時那時已不可扶持要如此坐也不能得○問子以終食造次顛沛言毋進而加密何也曰吳氏嘗言之矣終食猶是無事之時造次異於閒暇顛沛則又異於造次矣又曰謝氏所謂身之所在仁斯從之如形聲之有影響則反析人與仁爲二物其義疎矣至謂終食之間無放飯流歠者則得其實雖經文本意不過謂無一食之頃違仁然以食時言之而指其實則此亦爲可據也○問富貴貧賤聖人教人要得分別取舍到箇眞切處便隨道理做去有一般昏弱之人都只是人欲上行便是不識痛

痒底人先生曰聖人這處恰似說得蹤學問工夫儘
多聖人去富貴貧賤上做工夫不是處富貴貧賤時
節又如何做工夫終不成閒過了這處聖人且立箇
大界限先要人分別得箇路頭君子去仁便是不成
箇君子聖人說得來似蹤下面便說到細密處須是
先說箇麄後面方到細處若不是就麄處用功但要
恁地細密也不得須知節節有工夫○愚按黃勉齋
嘗言人生最難克是利欲利欲之大是富貴貧賤吾
夫子只許顏淵子路兩箇若是此處打不過便教說
得天花亂墜盡是閒話也勉齋此言正朱子所謂聖

人且立箇大界限先要人分別得箇路頭者也於此判斷得下立腳得定方有用工處故人莫先於明取舍之分然後容存養之功雖顏子亦只是如此顏子簞瓢陋巷子路衣敝縕袍便是不處不去底心事惟顏子非禮勿視聽言動而至於三月不違仁存養得如此好子路無此工夫所以只覺麄了或問曾子易簀子路結纓是所謂顛沛不違仁者乎吾答之曰曾子用工儘密觀其所謂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履薄氷者直是無一處放過直是無終食造次違仁及其臨終易簀正所謂顛沛必於是者也子路工夫却疎聖

人不肯許之以仁葢是有見其平日踐履處及到臨了却死於孔悝之難死生大事如此草草殺身而不成得箇仁結纓補得甚事看來子路平日何等剛大不可以勢利拘亞於洛沂此是何等氣象存養不到到臨了生死取舍閒未免錯了所以聖門極貴要下工夫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精密到一一孔不漏纔得免錯顏子之簞瓢陋巷所以為不違仁之驗而子路之緼袍不耻聖人以為何足以臧者非子路之安貧不如顏子子路為學之工夫不如顏子也然近世言學者略了麄處根基便要只說細處於富貴利欲一關

徃徃亦能打得過而蹴說存養則又子路之罪人也陳白沙謂名節者道之藩籬藩籬未有藩籬不固而其中能守者此主張名節之言也然聖人所謂不處不去取舍之間皆仁之所在於此不能守便是失其本心則豈以名節爲藩籬而可外乎

我未見好仁章

朱子曰好仁自是那一等天資純粹底人亦其真知仁之可好而實好之故視天下之物無以尚乎此惡不仁者又是那一等天資耿介底人亦其真知不仁之可惡而實惡之故凡不仁之事不使毫髮加諸巳

君好仁而有以尚之這便不是真好惡不仁而未免
有所不當爲這便不是真惡然好仁者於不仁非不
惡終是好底意思多惡不仁者於仁非不好終是惡
底意思專好仁非顏曾未易言惡不仁恐伯夷叔齊
方始當得○聖人之意謂我未見好仁惡不仁者又
從而自解之曰我意所謂好仁者須是無以尚之所
謂惡不仁者須是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是好之篤
惡之切如此等人不是說那略略恁地好仁惡不仁
底○顏子明道是好仁孟子伊川是惡不仁○此與
如好好色如惡惡臭皆是自己上事非是專言好他

人之仁惡他人之不仁也〇若是說我好仁又却好財好色物皆有好便是不曾好仁若果是好仁便須天下之物皆無以加之舉天下無可以移其所好者葢只是好仁一件方可謂之好仁所以言我未見好仁者〇問惡不仁者直是如此峻潔曰只緣不要一點不仁底事着在身上〇惡不仁終是兩件好仁却渾淪了學者未能好仁且從惡不仁上做將去庶幾堅實〇好仁而未至却不及那惡不仁之切底葢惡不仁底直是壁立千仞滴水滴凍做得事成〇問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曰此心散漫放肆打一聳

動時便在這裏能使得多少力○問一日用其力將志氣合說如何曰用力說氣較多志亦在上面了志之所至氣必至焉這志如大將一般指揮一出三軍皆隨只怕志不立若能立志氣自由我使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人出來恁地萎萎衰衰恁地柔弱亦只是志不立志立自是奮發敢爲這氣便生志在這裏氣便在這裏因舉手而言曰心在這手上手便𨇾在這脚上脚便𨇾志與氣自是相隨若真箇要求仁豈患力不足○問志之所至氣亦至焉以某觀之亦有始立之志不足以帥久縱之氣者曰也是志不

足○愚按此章之意集注已明蓋語雖三轉只是反覆歎息人之莫肯用力於仁爾末節蓋有之矣指力不足者我未之見也指用其力於仁者旣云蓋有而又曰未見何也蓋以氣質而言則容有力不足者以用力而言則我偶未之見也蓋果用其力則志之所至氣必至焉氣質豈能限之還是人之不用力爾

人之過也章

此章朱子謂程子之說爲至而尹氏推明之亦盡前此則有劉氏之說後此又有吳氏之說吳說已見集注劉侍講曰周公使管叔監殷而管仲以殷畔魯昭

公不知禮而孔子以爲知禮實過也然周公愛其兄孔子厚其君是乃所以爲仁也○朱子曰觀過斯知仁猶曰觀人之過足知夫人之所存也若於此而欲求仁之體則失聖人本意矣禮記與仁同過之言說得太巧失於迫切○非是專在過上看仁蓋就過上亦可以知仁○黃曰人雖有過不可以其過而忽之於此而觀其類乃可以得其用心之微也或謂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記禮者之意亦可取乎曰如此則是必欲得其人之過而觀之然後知其仁恐非聖人之意也勉齋語○真曰西山此亦

聖門觀人之法先儒以爲人之過也云云則人之仁不仁可知矣若夫爲人君者尤當因臣下之過而察其心如愛君而極諫不無狂訐之過要其用心非仁乎取其仁而略其過可也愛民而違命不無矯拂之過要其用心非仁乎取其仁而略其過可也若姦邪之臣巧於掩覆未必有過之可指然其心何如哉凡此皆觀人之一端以類求之莫不然也○按此章謂論人之過當原人之心人之存心不同故其過也亦各於其類如仁者之過則常過於厚過於愛雖過而其心可諒也若過於薄過於忍則其人可知矣朱子

論屈原之忠爲忠而過屈原之過爲過於忠蓋其自投汨羅誠過而於君厚矣此亦所謂觀過知仁也若伍員則過於薄過於怨矣君雖不道臣可讐君乎

朝聞道章

程子曰聞道知所以爲人也夕死可矣是不虛生也○朱子曰道只是事物當然之理只是尋箇是處若見得道理分曉生固好死亦不妨夕死可矣只是說便死也不妨非謂必死也○道誠不外乎日用常行之間第恐知之或未真爾若是知得真實必能信之篤守之固幸而未死則可以充其所知爲聖爲賢萬

一郎死則亦不至昏昧過了一生如禽獸然是以爲人必以聞道爲貴也○聖人非謂人聞道而必死但深言道不可不聞爾若將此二句來反之曰若人一生而不聞道雖長生亦何爲便自明白○若人而聞道則生也不虛死也不虛若不聞道則生也枉了死也枉了○或問朝聞夕死得無近於釋氏之說乎曰吾之所謂道者固非彼之所謂道矣且聖人之意又特主於聞道之重而非若彼之恃此以死也曰何也曰吾之所謂道者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當然之實理也彼之所謂道則以此爲幻爲妄而絶滅之以

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也人事當然之實理乃人之所以爲人而不可以不聞者故朝聞之而夕死亦可以無憾若彼之所謂清淨寂滅者則初無所效於人生之日用其急於聞之者特懼夫死之將至而欲倚是以敵之爾是以爲吾之說者行法俟命而不求知死爲彼之說者坐亡立脫變見萬端而卒無補於世敎之萬分也故程子於此專以實見理義重於生與夫知所以爲人者爲說其旨深切矣○這道理與生俱生今人只要安頓那空處都不理會浮生浪死也甚可惜○天賦我以如是之理則在我當盡得如是

之理今人只虛擔箇人

士志於道章

或問耻惡衣惡食者其爲未免於求飽求安之累者乎朱子曰此固然也然求飽與安者猶有以適乎口體之實也此則非以其不可衣且食也特以其不美於觀聽而自愧焉其識致卑凡又在求飽與安者下矣○衆朋友共説士志於道以下六章畢先生曰此數章如尹和靖程子所注只於本文添一兩字看着似乎淡仔細去窮究其味甚長○愚按志於仁大段是親切用工所以無惡志於道凡人有心向學者皆

是故猶有此累此累非小貪富貴而厭貧賤約必濫而樂必淫皆恥惡衣惡食之心所為也蓋有恥惡衣食之心便有求華美者為之對與其流更有甚於求美飽者聖人云未足與議者立教之意辭不甚迫爾

君子之於天下也章

適專主也如差役顧役二法司馬公專主差役為是而不知顧役民亦自有便之者則豈可專主差役為是莫不肯也不肯正與專主為對所專主者在彼則此邊之言皆不入矣○君子於天下無專主之心亦無必不為之心惟義是從而已謂無此兩者惟有義

爾謝氏謂於無可無不可之間有義存焉亦言其可不可以義爲主而未嘗先有心於其間爾非謂於兩者之間參酌其義也佛氏心無所住住猶着也即適莫之意佛氏以無所住而生其心似吾儒之無適莫然以本性爲空以事理爲障則又安知義之所在而能惟義是從乎羅文莊公謂宗杲示人好拈出水上葫蘆一語使吾夫子當時若欠却義之與比一語則所謂無適莫者何以異於水上葫蘆也哉

君子懷德章

德者吾之所固有得之則心廣體胖惟君子爲能知

之故居仁由義言必忠信行必篤敬無非存其固有之善而已若小人則惟躭所處之安易遯之九四曰好遯君子吉小人否程子謂君子雖有所好愛義苟當遯則去而不疑所謂克己復禮以道制欲是以吉也小人則不能以義處暱於所好牽於所私至於陷辱其身而不能已故在小人則否也按程子此言可謂盡小人之情狀矣所好愛雖以人言非以地言然小人之不能好遯與懷土之情正同其繫戀而不能以義决則一也懷惠是凡事要些些饒潤○朱子曰君子懷刑如禮記所謂畏法令又如肅政敎之類皆是

又曰只此懐刑一句亦可爲善如違條礙貫底事不做亦大段好了○問所貴乎君子者正以其無所待於外而自脩也刑者先王所以防小人君子何必以是爲心哉曰無慕於外而自爲善無畏於外而自不爲非此聖人之事也若自聖人以降亦豈不假於外以自修飭○按若曰非爲我設而不之留念則非所以爲君子矣○君子之心常在義理法度亦義理邊事畏法之心卽順理之心也小人之心常在情欲故苟安務得惟知一己之私既不知義理有時違條礙貫之事得做也做了

放於利而行章

朱子曰放於義而行只據道理做去亦安能盡無怨於人但識道理者須道是雖有怨者如何恤得他若放於利則悖理徇私其取怨之多必矣

能以禮讓爲國章

問讓者禮之實也莫是辭讓之端發於本心之誠然故曰讓是禮之實朱子曰是若玉帛交錯固是禮之文而擎拳曲跽升降俯仰也只是禮之文皆可以僞爲惟是辭讓方是禮之實這却僞不得既有是實自然是感動得人心若以好爭之心而徒欲行禮文之

末以動人如何感化得他○不能以禮讓爲國是徒能進退可觀容止可度及到緊要處却不能讓雖有這繁文末節處亦無用亦不得謂之禮○問禮者自吾心恭敬至於事爲之節文兼本末而言也讓者禮之實所謂恭敬辭遜之心是也君子欲治其國亦須是自家盡得恭敬辭遜之心方能以禮爲國所謂一家讓一國興讓則爲國何難之有不能盡恭敬辭遜之心則是無實矣雖有禮之節文亦不能行況爲國乎曰且不奈禮之節文何何以爲國○按魯昭公如晉自郊勞至於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

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爲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利人之難公室四分民食於他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愚謂女叔齊之所謂禮以事言夫子之所謂禮讓以心言而事亦在其中正所謂爲國以禮者也當時有國者強陵弱下借上至於大夫陪臣俱不安其分限禮讓亡矣且不奈那禮何况國乎

不患無位章

患所以立立字只是虛字要緊却在所以二字上立乎其位而無以稱之是爲無所以立是則可患也求爲可知要玩可字知不知在人而可知之實在我我亦勉於其實而已其在人者吾何容心焉○所以立謂雖未立乎其位而其具已在我也如立乎卿相之位則能行道濟時立乎諫諍之位則能盡忠補過如此方是有所以立不然則位雖高而不稱將何以立乎其地而無愧哉○求爲可知謂勉於其實若曰使在已有可知則人將自知之是亦非君子之心也修身踐言行修言道是謂可以見知之實

子曰參乎章

或問一貫朱子曰如一條索曾子都將錢十十數了成百只是未串爾若他人則零亂錢一堆未經數便把一條索與之亦無由得串得○問一貫之説曰須是要本領是本領若是事事發出來皆是本領若不是事事皆不是也○又曰忠是一恕是貫忠只是一箇真實自家心下道理直是真實事事物物接於吾前便只把這箇真實應副將去自家若有一毫虛僞事物之來要去措置他便都不實便都不合道理若自家真實事物之來合小便小合大便大合厚便厚合

薄便薄合輕便輕合重便重一一都隨他而分應副將去無一事一物不當這道理○問忠恕而已矣曰此只是借學者之事言之若論此正底名字使不得這忠恕字又云忠字在聖人是誠恕字在聖人是仁但說誠與仁則說開了惟忠恕二字相粘相連續少一箇不得○盡己爲忠推己爲恕忠恕本是學者事曾子特借來形容夫子一貫底道理今且粗解之忠便是一恕便是貫有這忠了便做出許多恕來聖人極誠無妄便是忠問聖人之忠即是誠否曰是聖人之恕即是仁否曰是在學者言之則忠近誠恕近仁中

庸所說便正是學者忠恕○論恕云若聖人只是流
出來不待推○問曾子何必待孔子提醒曰他只見
得一事一理不知只是一理曰使孔子不提之久還
自知否曰知○問門人是夫子之門人否曰是也○
曾子工夫已到如事親從兄如忠信講習千條萬緒
一身親歷之聖人一點他便醒元來只從一箇心中
流出來○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葢他心裏盡包這萬
理所以散出於萬物萬事無不各當其理○問聖人
是就理之體發來學者是就用上做工夫否曰不要
恁地說只是一般聖人是就天理上做學者也是就

天理上做聖人也只是這一理學者也只是這一理不成是有兩箇天理但聖人底是箇渾淪底物事發出來便皆好學者是要逐一件去推然也是要全得這天理問若把作體用說恐成兩截曰說體用便只是一物不成說香匙是火箸之體火箸是香匙之用如口是體說出話便是用○問理一分殊曰聖人未甞言理一多只言分殊蓋能於分殊中事事物物頭頭項項理會得其當然然後方知理本一貫不知萬殊各有一理而徒言理一不知理一在何處聖人千言萬語教人學者終身從事只是理會這箇要得事

事物物頭頭件件各知其所當然而得其所以然只此便是理一矣如顏子穎悟聞一知十固不甚費力曾子之學逐件逐事一一根究着落到底孔子見他用功如此故告以吾道一以貫之若曾子元不曾理會得萬殊之理則所謂一貫者貫箇什麼蓋曾子知萬事各有一理而未知萬理本乎一理故聖人指以語之曾子是以言下有得發出忠恕二字太煞分明且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是許多事要理會做甚麼如曾子問一篇問禮之曲折如此便是理會得川流處方見得敦化處爾孔子於鄉黨從容乎此者也學

者戒謹恐懼而謹獨所以存省乎此者也格物者窮究乎此者也致知者真知乎此者也能如此着實用工即如此着實到那田地而理一之理自森然其中一一皆實不是虛頭說矣○顏子聰明事事了了子貢聰明工夫麄故有闕處曾子魯却肯逐一用工捱去捱得這一件去便這一件是他底又捱一件去捱來捱去事事曉得被孔子一下喚醒云吾道一以貫之他便省得葢他平日事理每每被他看破事事到頭做便曉得一貫之語是實說也大學致知格物等說便是這工夫非虛謾也○問大學或問云心之爲

物實主於身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渾然在中隨感而應以至身之所具身之所接皆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所謂理也元有一貫意思曰然施之君臣則君臣義施之父子則父子親施之兄弟則兄弟和施之夫婦則夫婦別都只由這箇心如今最要先理會此心又云如千部萬部文字字字如此好面面如此好人道是聖賢逐一寫得如此聖人告之曰不如此我只是一箇印板印將去千部萬部只是一箇印板又云且看論語如鄉黨等處待人接物千頭萬狀是多少般聖人

只是這一箇道理做將去明道說忠恕當時最錄得好○他只是見得聖人千頭萬緒如此好不知都是這一心做來及聖人告之方知得都是從這一箇大本中流出如木千枝萬葉都好都是這根上生氣流注去貫也○問坐間學者云吾道一以貫之如何是曾子但未知體之一處或云正如萬象森然者是曾子隨事精察力行處至於一元之氣所以爲造化之妙者是曾子未知體之一處曰何故曾子既能隨事精察却不曉所以一處答云曾子但能行其粗而未造其精曰不然聖人所以發用流行處皆此一理豈

有精粗政如水相似田中也是此水池中也是此水海中也是此水不成說海水是精他處水是粗豈有此理緣他見聖人用處皆能隨事精察力行不過但見聖人之用不同而不知實皆此理流行之妙且如事君忠是此理事親孝也是此理交朋友也是此理以至精粗小大之事皆此一理貫通之聖人恐曾子以爲許多般樣故告之曰吾道一以貫之曾子真積力久工夫至到遂能契之深而應之速云而已矣者竭盡無餘之謂聖人只是箇忠只是箇恕更無餘法學者則須推之聖人則不消推只是箇至誠不息萬

物各得其所而已○問曾子未知其體之一用自體出體用不相離於其用處旣已精察何故未知其體之一曰是他偶然未知曾子於九分九釐上皆透徹了獨此一釐未透今人只指箇見成底體用字來說却元不會下得工夫○問曾子借學者盡己推己之目以著明之曰這箇道理譬如一枝天然底花爲人不識故作一枝假底花出來形容欲人識得箇模樣○按凡言借者猶子貢借子禽之求字而謂溫良恭儉讓爲夫子之求之此亦借學者之忠恕字而謂一以貫之爲夫子之忠恕也○朱子曰中心爲忠如心

爲恕此語見周禮疏○問如心爲恕曰如比也比自家心推將去仁之與恕只爭些子自然底是仁比而推之便是恕○問如心之義如何曰萬物之心便如天地之心天下之心便如聖人之心天地之生萬物一箇物裏面便有一箇天地之心聖人於天下一箇人裏面便有一箇聖人之心聖人之心自然無所不到此便是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聖人之忠恕也如巳所不欲勿施於人便是推巳之心求到那物上賢者之忠恕也這事便是難且如古人云不廢困窮不虐無告自非大無道之君孰肯廢虐之者然心力用不

到那上便是自家癈虐之須是聖人方會無一處不到又問以巳及物仁也推巳及物恕也上句是聖人之恕下句是賢者之恕否曰上箇是聖人之恕下箇是賢者之仁○忠恕一段明道解得極分明其曰以巳及物仁也推巳及物恕也違道不遠是也分明自作一截說按此明忠恕之正義下面忠恕一以貫之以下却是言聖人之忠恕按此明曾子所借言之忠恕此與上初本分爲兩段後朱子在胡籍溪家見只是一段遂合之其義始完備故結云此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若曰中庸之言則動以人爾○問推程子動以天之說則聖人之忠恕爲動以天賢人之忠恕爲動

以人矣又以忠爲天道恕爲人道何也且盡己推己俱涉人爲又何天人之分曰彼以聖賢而分此以内外而分盡己雖涉人爲然爲之在己非有接於外也○天道是自然之理具人道是自然之用行○黃勉齋曰聖人之忠是天之天聖人之恕是天之人學者之忠是人之天學者之恕是人之人畢竟忠是體近那未發故雖學者亦有箇天恕是用便是推出外去底故雖聖人亦有箇人○勉齋舉此朱子曰要之只是箇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意思○朱子曰忠則一纔推出去便貫了此忠恕所以爲一以貫之○一譬如

元氣八萬四千毛孔無不通貫是恕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不其忠乎此是不待盡而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不其恕乎此是不待推而恕也此發明程子四語程子四語又明天地之忠恕曾子言聖人有忠恕程子言豈惟聖人天地亦有箇忠恕觀天地則見聖人矣○忠恕二字其本義只是學者衆人之事曾子所言乃借此以形容聖人一貫之妙程子之言又借天地造化之體用以明聖人之事須作三節看見得各有下落則一章之旨自通貫矣○中庸或問曰諸家說論語者多引此章以明一以貫之之義說此章者又引論語以釋違道不遠之意一矛一盾終不相謀而

牽合不置學者蓋深病之及深考乎程子之言有所謂動以天者有然後知二者之為忠恕其迹雖同而所以為忠恕者其心實異非其知德之深知言之至其孰能判然如此而無疑哉然盡己推己乃忠恕之所以名而正謂此章違道不遠之事若動以天而一以貫之則不待盡己而至誠者自無息不待推己而萬物已各得其所矣曾子之言蓋指其不可名之妙而借其可名之粗以明之學者默識於言意之表則亦足以互相發而不害其為同也○上蔡謝氏曰以天地之理觀之忠譬則流而不息恕譬則萬物散殊知

此則可以知一貫之理矣○又曰昔人有問明道先生云如何斯可謂之恕心明道曰充廣得去則爲恕心如何是充廣得去底氣象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充廣不去時如何曰天地閉賢人隱察此可以見盡不盡矣又曰忠恕猶形影也無忠做恕不出來○河東侯氏曰無恕不見得忠無忠做不出恕來誠有是心之謂忠見於功用之謂恕又曰忠恕一也性分不同夫子聖人也故不待推○朱子謂自孔子告曾子曾子說下在此千五百年無人曉得待二程先生出方明白二程說得如此分明其門人更不曉得惟侯氏

謝氏曉得○又曰程先生説忠恕形容一貫之理在
他人言則未必盡在曾子言之必是盡此説得最好
○按字書貫以緡穿錢之名借用爲通則一理以貫
萬事之謂也一以貫之必合四字以成文忠恕相爲
體用亦合兩字以見義邢昺疏曰貫統也孔子語曾
子言我道惟一理以統天下萬事之理曾子直曉其
旨更不須問故答曰唯門人不曉問於曾子曾子曰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者言夫子之道惟以忠恕一
理以統天下萬事之理更無他法故云而已矣程朱
之前俱如此説貫錢之所謂一者緡也貫乎萬事之

所謂一者一理也一理者自蹤家言之則只以忠恕爲一理至程子朱子始發盡孔子曾子相授受之微旨朱子注中之言實本程子之意其解一以貫之曰聖人之心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用各不同乃用程子大本達道之意其解忠恕而已矣曰夫子之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乃用程子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此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之意至誠無息解夫子之忠也萬物各得其所解夫子之恕也中庸二十六章極言至誠無息之功用而

終引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文王之德之純卽夫子之所謂一也三十章申明之曰仲尼祖述堯舜云云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大德敦化者至誠無息也聖人之忠也小德川流者萬物各得其所也聖人之恕也知此則知自此之外真無餘法而亦無待於推矣注又云蓋至誠無息者道之體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萬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萬殊也此又發盡曾子所以借忠恕以明一貫之意此借字乃是借學者盡已

推己之名目移上一階說聖人之忠恕爾故朱子中庸或問云曾子之言蓋指其不可名之妙而借其可名之粗以明之若言夫子之道不過是學者忠恕底道理便不是○行之以忠行處便是恕其恕乎所以恕者便是忠所以除一箇不得夫子一以貫之四箇字亦拆開不得惟曾子深悟其理故特用忠恕兩字盡之妙不容言忠恕兩字本徹上徹下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我亦欲無加諸人此仁者之事聖人之恕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此學者之事然求仁莫近焉故中庸曰違道不遠道則自然流出不待於推所謂

一以貫之也曾子謂一以貫之者非他卽聖人之忠恕爾○朱子答廖子晦書曰詳來喻正謂日用之閒別有一物光輝閃爍動蕩流轉是卽所謂無極之眞所謂谷神不死自汪云二語皆來書所引所謂無位眞人汪云此釋氏語正谷神之脩長也學者合下便要識得此物而後將心想像照管要得常在目前乃爲根本工夫至於學問踐履零碎輳合則自是下一截事與此粗細迥然不同雖以顏子之初仰高鑽堅瞻前忽後亦是未見此物故不得爲實見爾此其意則善矣然若果是如此則聖人設教首先便合痛下言語直指此物教人着緊體

察要令實見着緊把捉要令常在目前以爲直截根原之計（近時王仙安之徒謂學了隨事精察力行之語爲非者其見是如此）而却都無此說但只教人格物致知（精察）克己復禮（力行）一向就枝葉上零碎處做工夫豈不誤人枉費日力耶論孟之言平易明白固無此等玄妙之談雖以子思周子喫緊爲人特著中庸太極之書以明道體之極致而其所說用功夫處只說擇善固執學問思辨而篤行之只說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君子修之吉而已未嘗使人日用之間必求見此天命之性無極之眞而固守之也蓋原此理之所自來雖極微妙然其實只

是人心之中許多合當做底道理而已聖人無氣稟物欲之蔽便一以貫之但推其本則見其出於人心而非人力之所能爲故曰天命雖萬事萬化皆自此中流出而實無形象之可指故曰無極爾若論工夫則只擇善固執中正仁義便是理會此事處非是別有一段根原工夫又在講學應事之外也

君子喻於義章

陸子靜白鹿洞書堂講義曰此章以義利判君子小人辭旨曉白然讀之者苟不切己觀省亦恐未能有益也某平日讀此不無所感竊謂學者於此當辨其

志人之所喻由其所習所習由其所志志乎義則所習者必在於義所習在義斯喻於義矣志乎利則所習者必在於利所習在利斯喻於利矣故學者之志不可不辨也科舉取士久矣名儒鉅公皆由此出今爲士者固不能免此然塲屋之得失顧其技與有司好惡如何爾非所以爲君子小人之辨也而今世以此相尚使汩没於此而不能自拔則終日從事者雖曰聖賢之書而要其志之所鄉則有與聖賢背而馳者矣推而上之則又惟官資崇卑祿廩厚薄是計豈能悉心力於國事民隱以無負於任使之意哉從事

其間更歴之多講習之熟安得不有所喻顧恐不在於義爾誠能深思是身不可使之為小人之歸其於利欲之習怛焉為之痛心疾首專志乎義而日勉焉博學審問謹思明辨而篤行之由是而進於塲屋其文必皆道其平日之學胷中之藴而不詭於聖人由是而仕必皆供其職勤其事心乎國心乎民而不為身計其得不謂之君子乎秘書先生起廢以新斯堂其意篤矣凡至斯堂者必不殊志願與諸君勉之以無負其志○朱子跋白鹿洞書堂講義曰淳熙辛丑春二月陸兄子靜來自金谿其徒朱克家陸麟之周

清叟能鑑路謙亨須訓實從十日丁亥熹率僚友諸生與俱至於白鹿書堂請得一言以警學者子靜旣不鄙而惠許之至其所以發明敷暢則又懇到明白而皆有以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蓋聽者莫不竦然動心焉熹猶懼其久而或忘之也復請子靜筆之於簡而受藏之凡我同志於此反身而深察之則庶乎其可以不迷於入德之方矣○尋以講義刻於石○子靜自云講義述於當時發明精神不盡當時說得來痛快至有流涕者元晦深感動天氣微冷而汗出揮扇○問喻於義章朱子曰小人之心只曉會得

那利害君子之心只曉會得那義理見義理底不見得利害見利害底不見得義理○或問喻字之義曰心解通達則其幾微曲折無不盡矣曰然則所謂君子小人之所喻者各爲一事耶將一事之中具此兩端而各隨其人之所見也曰是皆有之但君子深通於此而小人酷曉於彼爾曰對義言之則利不爲善對害言之則利非不善矣君子之所爲固非欲其不利何獨以喻利爲小人乎曰胡氏言之悉矣○胡氏曰義固所以利也易所謂利者義之和是也然自利爲之則反致不奪不饜之害自義爲之則蒙就義之

利而遠於利之害矣孟子之告梁王意猶是也○問程子楊周氏以爲深喻而後篤好范氏以爲好之而後喻焉其不同何也曰論其所禀則有清濁之不同論其所習則有高卑之或異故有先喻之而好愈篤者有先好之而喻愈深者亦不可以一例拘也○或曰伊川云惟其深喻是以篤好若作惟其篤好是以深喻也得曰陸子静說便是如此○又曰程子范楊周氏大旨多善然或推其前或引其後而正釋喻字之意殊少今按今程子楊氏之說所以置在圈外者以此楊氏之說甚發越不可不深玩味

○問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曰這只就眼前看且

如今做官須是恁地廉勤自君子爲之只是道做官合著如此自小人爲之他只道如此做可以得人說好可以求知於人昨有李某當壽皇登極之初上一書極說道學恁地不好那時某人在要路故以此說投之卽得超升上州教官前日某方赴召到行在忽又上一書極稱道學之美他便道某有甚勢要極好笑○程子是說喻以後事象山是說喻以前事爲好在喻後志習在喻先○南軒謂義者無所爲而然朱子謂此言可謂擴前聖所未發○朱子又謂周氏所謂其失在於用心之初者爲切要之言○朱子與楊子直書曰某

一病沈綿遂不能起今遣人去下致仕文字不知尚及拜受否也世間喻於義者則爲君子喻於利者即是小人而近年一種議論乃欲周旋於二者之間回互委曲費盡心機卒旣不得爲君子而其爲小人亦不索性亦可謂誤用其心矣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惟老兄念之

見賢思齊焉章

朱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見人之善而尋已之善見人之惡而尋已之惡如此方是有益

○愚按人見人之善多知愛之羨之必反諸身而冀

已亦有是善則不徒羨人而甘自棄見人之不善多知惡之羞之必反諸身而恐已亦有是惡則不徒責人而忘自責如此方有益思齊如見人孝思已事父毋亦如此否內自省不必同其事但是此一類有恐已亦有之思齊則必勇而為之自省則必克而去之所見不同皆有自修之助顧在我何如爾

事父母幾諫章

問幾諫朱子曰幾微也只是漸漸細密諫不恁峻暴硬要闌截內則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便是解此意○問幾微也微還是見微而諫還是下氣怡色柔聲以

諫曰幾微只得做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且如今人做事亦自驀地做來那裏去討幾微處若要做見幾而諫除非就本文添一兩字始得○又敬不違不違是主那諫上說敬已是順了又須委曲作道理以諫○問幾微也微諫者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也見得孝子深愛其親雖當諫過之時亦不敢伸已之直而辭色皆婉順也見志不從又敬不違才見父母心中不從所諫便又起敬起孝使父母歡悅不待父母有難從之辭色而後起敬起孝也若或父母堅不從所諫甚至怒而撻之流血可謂勞苦亦不敢疾怨愈當起敬

起孝此聖人教天下之爲人子者不惟平時有愉色婉容雖遇諫過之時亦當如此甚至勞而不怨乃是深愛其親也曰推得也好又云又敬不違者上不違微諫之意切恐唐突以觸父母之怒下不違欲諫之心務欲置父母於無過之地其心心念念只在於此若見父母之不從恐觸其怒遂止而不諫者非也欲必諫遂至觸其怒亦非也○問自幾諫章至喜懼章見得事親之孝四端具焉但覺得仁愛之意分外重所以孝弟爲仁之本立愛自親始曰是如此惟是初發先是愛故較切所以告子見得不全便只把仁做

中出便一向把義做外來

父母之年章

朱子曰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只是這一事上旣喜其壽只這壽上又懼其來日之無多注中引旣喜其壽又懼其衰微差此如此却是兩事矣○楊子曰事父母自知不足者其舜乎不可得而久者事親之謂也孝子愛日

古者言之不出章

朱子曰人之所以易其言者以其不知空言無實之可耻也若耻則自是力於行而言之出也不敢易矣

這箇只在耻上(　)又曰此章緊要在耻字上

以約失之者鮮矣

朱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凡事要約約底自是少失或曰恐失之吝嗇如何曰這約事又不如此只凡事自收斂如老子之學全是約文景之治漢曹參之治齊便是用此本朝之仁宗元祐亦是如此事事不敢做兵也不敢用財也不敢用然終是少失如熙豐不如此便多事

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章

胡氏曰言而能訥蓄德則固喻人則信謀事則審不

訥者反是行而能敏遷善則速改過則勇應務則給不敏者反是敏與訥雖若出於天資然可習也言煩以訥矯之行緩以敏勵之由我而已不自變其氣質奚貴於學哉

德不孤章

朱子曰此言有德者聲應氣求必不孤立與易中德不孤不同

公冶長第五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章

可妻以其素行言之縲絏非其罪以其一事言之言

長雖曾在縲絏自是爲人所誣累非長實有罪則縲絏不足汗其行固無害於可妻也集注云夫有罪無罪在我而已豈以自外至者爲榮辱哉惟如此故君子有隱微之過於暗室屋漏之中則其心愧耻若撻於市不幸而遇無妄之災則雖市朝之刑斉夷之竄皆受之而無怨也朱子此數句不但斷盡公冶長一節亦可以兼斷南容一節南容所以免禍亂世者謂免夫由已致之者爾不然義之所在刑戮有不可避則如李膺范滂亦君子所安矣聖人豈以苟免刑戮爲貴耶○看此章當知門人以公冶南容二人同記

之意或者徒見一妻以巳之子一妻以兄之子遂疑
二人之賢有優劣而爲厚兄薄巳之論者固非矣或
則又以聖人取二人皆能謹身免禍庶保其妻子馮厚
齋說之者亦非也要之求配之義則程子之説爲盡而
免於刑戮與雖在縲絏之中比事而觀則記者之微
意亦不可以莫之玩也○謹於言行四字終身用之
不盡○謹於言行當與禹稷羿奡章參看可以想見
南容之爲人也三復白圭宜若專是一箇畏謹修飭
底人其中却有剛毅奮發壁立千仞者在○其必有
以取之矣其者語辭許東陽謂其字指長非是○量

其材謂女之材配合也男女之通稱○勉齋黃氏曰觀書最怕氣不平且如公冶長一章謝上蔡則謂聖人擇壻驚人如此楊龜山則謂聖人所求於人者薄可免於刑戮而不累其家皆可妻也上蔡氣高者也龜山氣弱者也故所見各別如此要之當隨文平看方見得聖人本意○按既不是擇壻又不是所求於人者薄可免於刑戮而不累其家皆可妻也然則其義果安在要思得之○朱子曰南容爲人觀其三復白圭便是能謹其言行者邦有道是君子道長之時南容必不廢棄邦無道是小人得志以陷害君子之

時南容能謹其言行必不陷於刑戮○問子謂南容章集註云以其謹於言行如其三復白圭固見其謹於言矣謹於行處雖未見然言行實相表裏能謹於言必能謹於行矣曰然○大抵二人都是好人可托或先是見公冶長遂將女妻他後來見南容亦是箇好人又把兄之女妻之看來文勢恐是孔子之女年長先嫁兄之女少在後嫁亦未可知○胡氏曰聖人之於婚姻參度彼已如是之審所以能保終而無敝也後世或以富貴結或以急難合或憑媒妁兩美之言或因意氣一時之諾初未嘗深知二人之性行也

雖然壻猶易見女最難知人多謹於擇壻不能慎於擇女逮德下衰又惟財色是迷而不思家之隆替自內助始也可勝嘆哉○朱子曰胡氏所論後世婚姻之失尤爲有補

子謂子賤章

說苑子賤爲單父宰所父事者二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朱子曰居鄉而多賢其老者吾當尊敬師事以求其益其行輩與吾相若者則納交取友親炙漸磨以涵養德性薰陶氣質○論語中說君子子賤南宮适皆大槩說○南軒曰非特歎曾之多

賢言美質係乎薰陶之效如此也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章

明堂位曰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是商曰瑚夏曰璉也集註易置其文葢因舊註舊註想又因瑚在璉上而誤也○程子曰瑚璉可施禮於宗廟如子貢之才可使於四方可使與賓客言而已○朱子曰子貢畢竟只是器非不器也子貢是器之貴者與賤器不同然可貴而不可賤宜於宗廟朝廷而不可退處此子貢之偏處○問子貢未至於子賤之君子與雲峰胡氏曰子賤亦未便是不器之君子特子

賤能有所取以成德可充之以至於不器子貢雖有用之成材尚有所局而未至於不器也

雍也仁而不佞章

程子曰有便佞之才者多入於不善故學不貴○朱子曰佞只是捷給辯口者古人所說皆如此後世方以諂字解之○按左氏傳云寡人不佞蓋以佞爲才其來久矣當春秋之時解紛息爭非辭辯不勝故戰國辯士尊用於時而張良亦謂以三寸舌爲帝者師佞之貴於後世又可見矣○時方以佞爲賢則宜其見恱者衆而又曰屢憎於人何也蓋折人以言入口

可屈而心不服所謂屢憎於人也○以重厚爲仁口才爲賢此時俗之蔽自聖人論之則仲弓之仁未可知而其不佞乃所以爲賢而未足以爲病爾夫子嘗言剛毅木訥近仁矣仲弓重厚簡默非所謂剛毅木訥者乎而從事於敬恕之學則又若不止於近仁而已夫子胡靳於仁之許耶蓋語仁者之質則剛毅木訥亦足以近之語心德之全則非全體不息不足以當之仁如元氣一處不周流便有痛痒不知者所謂全體不息謂渾然全體夫此心之理而無一息之間斷也顏子全體而未能不息聖人許之特曰三月不

違仁而已則於仲弓可知矣

子使漆雕開仕章

程子曰不先自信何以治人○朱子曰斯之一字甚大有所指而言如事君忠事父孝皆是這箇道理若自信得及則雖欲不如此不可得○漆雕開能指此理而言便是心目之間已有所見未能信者未能真知其實然而自保其不叛○信者自保得過之意知與行皆然自保得知得自保得行得漆雕開只是見得分明然亦不敢自保如此故曰吾斯之未能信蓋其絲毫隱微之間自知之爾○問已見大意如何曰

大意便是本初處若不見得大意如何下手作工夫
若已見得大意而不下手作工夫亦不可孔門如曾
點漆雕開皆已見大意閒開自謂未能信孔子何爲
使之仕曰孔子見其可仕故使之仕他隱之於心有
未信處○問程子言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何也曰
此當其問公而公反以問某耶此在公自參取既而
曰所謂斯之未信斯者非大意而何但其文理審察
則二子或未之及又問大意畢竟是如何曰若推其
極只是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是他見得大了便
小合殺不得○規模小底易自以爲足規模大則功

夫卒難了所以自謂未能信○曾點開闊漆雕開深穩○若論見處開未必如點透徹論做處點又不如開着實邵堯夫見得恁地却又只管作弄去○愚按曾點漆雕開二章之指義不同而程子合言之謂之皆已見大意者何也葢開之所謂未能信與點之所謂浴沂風雩樂而得其所者皆是於此道之大規模意思有所見當時如由求之徒葢皆尚未曾見得所謂大規模意思者即所謂道之流行發見於天地之閒無所不在在上則鳶之飛而戾於天者此也在下則魚之躍而出於淵者此也其在人則日用之間人

倫之際夫婦之所知所能而聖人之所不知不能者
亦此也此其全體大用可謂大矣然其在人而見諸
日用之間者則初不外乎此心惟聖人本心瑩然無
一毫人欲之蔽而全體呈露妙用顯行無所滯礙與
察乎上下者同一活潑潑地顏子之所謂卓爾曾子
之所悟一以貫之者正是此等境界也子思贊之曰
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優優大
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此正所謂大意者也若見得
破則卽此須臾之頃此體便已洞然然聖門惟顏子
大段聰明又其工夫純密於此理只是平鋪地便見

灑然由之而無疑此漆雕開之所謂信也其次曾子却是逐一用工捱去捱得一件便這一件是他底及其積累多後一旦豁然貫通則前日之所經歷千條萬緒一一各有歸着此亦漆雕開之所謂信也信字非顏曾不足以當之聖人則至誠而信不足言矣曾點之見蓋亦足以及此矣而於顏氏工夫有所未盡故傳道之任不在其父而在其子漆雕開之所謂信者非於此有所見亦不能爲是言也故皆謂之已見大意眼界要闊脚步要到二子之所見雖同然開却有收斂近約其進未已之意則開似又優於點也子說意思亦要

認得或問子說開意如何朱子曰明道云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又云孔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看這語意是如何看得此意方識得聖人意然則說開與與點之意同然朱子則謂說其篤志謝氏則謂說其不安於小成何也要知明道語與朱子謝氏意實相貫惟其見大意故不安於小成惟不安於小成故篤志一而已矣○信之訓集注初本云未有以真知其實然而保其不叛也後改云真知其如此而無毫髮之疑也同此理也知而信者爲難知而信者程子所謂實理得之於心自別實理者實見

得是實見得非也故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天下無以易吾心之安也舍生取義誠見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死也日用間無非此理無可放過去處故程子曰能盡飲食言語之道則可以盡去就之道能盡去就之道則可以盡生死之道飲食言語去就生死小大之勢處之一者信故也有見於此理者順而安之若寒暑晝夜之必然而不可易不信而若是乎

道不行章

聖人欲浮海豈有憤世長往之意其憂時憫道之心

蓋有不得已者子路遂以夫子爲必行而喜其與已子路勇於義是其資質好處而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義是其學力未至處夫勇於義而不能裁度以適義則有時蹈乎非義之義而其勇爲傷勇矣爲孔悝死非無所取材之驗歟夫子於子路教戒之殷而終若此甚可惜也○朱子曰夫子乘桴之嘆獨許子路之能從而子路聞之果以爲喜且看此等處聖賢氣象是如何世間許多紛紛擾擾如百千蚊蚋鼓發狂鬧何嘗入得他胸次耶若此等處放不下更說甚克已復禮直是無交涉也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章

朱子曰仲由可使治賦才也不知其仁以學言也○問雖全體未是仁苟於一事上能當理而無私心亦可謂之一事之仁否曰才說仁便用以全體言若一事上能盡仁便是他全體是仁了若全體有虧這一事上必不能盡仁才說箇仁字便包盡許多事無不當理無私了所以三子當不得這箇仁字聖人只稱其材○或問由求所以未仁如何曰只是他工夫未到問何謂工夫先生不答久之乃曰聖門工夫自有一條坦然路徑諸公每日理會何事所謂工夫者不過

居敬窮理以修身也由求只是這些工夫未到此田地不若顏子故夫子所以知其未仁若能主敬以窮理功夫到此則德性常用物欲不行而仁流行矣○孔門教人先要學者知此道理便就身上着實踐履到得全無私心渾是天理處方喚作仁如子路諸人正爲未到此地故夫子不以仁許之非但欲其知之而已也○無所取材憂子路之不善用其勇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又見子路之能用其勇合前後二章可以見子路也

子謂子貢曰章

朱子曰顏子明睿所照子貢推測而知此兩句當玩
味見得優劣處明睿所照如箇明鏡在此物來畢照
推測而知如將些子火光逐些子照去推尋顏子雖
是資質純粹亦得學力所以見得道理分明凡人有
不及人處多不能自知雖知亦不肯屈服而子貢自
屈於顏子可謂高明夫子所以與其弗如之說○聖
人之道大段用敏悟曉得時方擔荷得去如子貢雖
所行未實然他却極是曉得擔荷得去使其見處更
長一格則所行自然又進一步聖門自顏曾而下便
用還子貢如冉閔非無德行然終是曉不甚得擔荷

聖人之道不去所以孔子愛呼子貢而與之語意蓋
如此○陸象山語録夫子問子貢曰汝與回也孰愈
子貢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
以知二此又是白着了夫子氣力故夫子復語之曰
弗如也時有姓吳者在坐遽曰爲是尚嫌少在先生
因語坐間有志者曰此說與天下士人語未必能通
曉而吳君通敏如此○王氏傳習録黄誠甫問汝與
回也孰愈章先生曰子貢多學而識在聞見上用功
顔子在心地上用功故聖人問以啓之而子貢所對
又只在知見上故聖人歎惜之非許之也○程允夫

問子貢之才亦顏曾之亞然其所以不及二子者正在於以見聞爲學孔子未欲以見聞外事語之故姑云吾與女弗如他日乃警之曰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道非多學所能識則聞一知十亦非所以爲顏子朱子曰子貢言聞一知二知十乃語知非語聞也見聞之外復謂何事請更言之○今按人若識得朱子之意則可以不惑於象山陽明之說矣○聞一知十聞一知二朱子謂此乃語知非語聞也此語乃此章要緊意思須參得透兩箇知字正要曉得正是心地德性之悟非後人知識開見之粗故朱子說不

貳過謂不是今日有這一件不是此後更不做明日又是那一件不是此後更不做只顏子地位儘高纔見一不善不爲這一番改時其餘是這一套須頓消了當那時須頓進一番他聞一知十觸處貫通他覺得這一件過其餘若有千條萬緒是這一番一齊打併掃斷了熟味朱子此言可以識得顏子明睿所照卽始見終之實矣朱子又嘗曰聖人發憤便忘食樂便忘憂直是一刀兩段千了百當聖人固不在說但顏子得聖人說一句直是傾腸倒肚便都了更無許多廉纖纏繞絲來線去然則子貢所謂聞一知十知

二者豈若象山陽明之言乎○愚按孟子言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孔子之所謂耳順者被孟子形容出來觀舜可以知孔子矣同是聞一見一也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者聖人也卽始見終者顔子也其餘便用推測推測正是格物致曲工夫黃直卿問四端不可謂之曲朱子謂四端先後互發豈不是曲聖人具全體一齊該了然而當用時亦只是發一端問聖人用時雖發一端然其餘只平鋪在要用卽用不似

以下人有先後間斷之異曰然按聖人具全體一切道理俱平鋪在要用即用故一有感觸則其應甚速而無所不通以下人有先後間斷之異故有待於推聖門啟憤發悱皆是於推上做工夫也大凡人只是爲氣稟所隔義理不能全體著見必待因事發見用推廣窮究之功因此識彼積累多後則亦能通貫乎全體矣顏子體段已具其於道理平鋪處未得如聖人要用即用自然流出然胷中直是灑然如光風霽月於凡私客蔽礙處直是打疊得淨聖人一點他便即始見終直是傾腸倒肚一切都了無偌地廉纖纏

繞絲來線去也子貢聰明亞於顏子聞得一件直是理會得這一件透又能透過那一件所謂觸類而長也比顏子卽始見終雖有間然只此地位已儘高了子曰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聞一知二所謂舉一隅以三隅反也子夏聞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之言便歎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皐陶不仁者遠矣此亦聞一以知二也子貢方人夫子嘗謂我則不暇今以此章觀之儘曾向裏用心來故能道出自家實地位明於自知而又不難於自屈故夫子喜而與之○子貢欲進於顏

子當在顏子沉潛上求不當在知見上討

吾未見剛者章

朱子曰子曰吾未見剛者蓋剛是堅強不屈之意便是卓然有立不爲物欲所累底人故夫子以爲未見其人或人不知剛之義夫子以爲棖也慾焉得剛慾與剛正相反最怕有慾○棖也慾慾者溺於愛而成癖者也○吾未見剛者慾與剛正相反若耳之欲聲目之欲色之類皆是欲才有些被他牽引去此中便無所主焉得剛或者以申棖爲剛必是外面悻悻自好聖人觀人直從裏面看出見得他中無所主只是

色莊要人道好便是欲了安得爲剛○無心欲字虛有心欲字實一字亦通用○上蔡這處最說得好爲物揜之謂慾故常屈於萬物之下令人纔要貪這一件物事便被這物事壓得頭低了申棖想只是悻悻自好底人故當時以爲剛然不知悻悻自好只是客氣如此便有以意氣加人之意只此便是慾也○問秦漢以下甚麼人可謂之剛曰只看他做得如何那拖泥帶水底便是慾那壁立千仞底便是剛○蘇氏曰有志而未免於慾者其志常屈於慾惟無慾者能以剛自遂

我不欲人之加諸我章

朱子曰欲無加諸人無者自然而然此等地位是本體明淨發處盡是不忍之心不待勉強乃仁者之事子貢遽作此言故夫子謂非爾所及言不可以躐等○異處在無字與勿字上伊川說仁也恕也看得精又曰伊川晚年仁熟方看得如此分曉說出得如此分明兩句所以分仁恕只是生熟難易之間○潛室陳氏曰據此一章只有勿無二字分別乃是記者當下識得於辭氣之間孔門言語一一似法律讀者當如法家一字不可取次過了

夫子之文章章

問夫子之文章凡聖人威儀文辭皆德之著見於外者學者所共聞也至於性與天道乃 此理之精微葢性者是人所受於天有許多道理爲心之體者也天道者謂自然之本體所以流行而付與萬物人物得之以爲性者也聖人不以驟語學者故學者不得而聞然子貢邦說得性與天道如此分明必是子貢可以語此故夫子從而告之朱子曰文振門人鄭南升字看得文字平正又淡洽若看文字須還他平正又須淡洽無虧欠方得好○問子貢是因文章中悟性天道

抑後來聞孔子說邪曰是後來聞孔子說曰文章亦是性天道之流行發見處曰固是然他當初只是理會文章後來是聞孔子說性與天道今不可硬做是因文章得○問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而孟子教人乃開口便說性善是如何曰孟子亦只是大槩說性善至於性之所以善處也少得說須是如說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處方是說性與天道爾○問舊時說性與天道便在文章裏文章處卽是天道曰此學禪者之說○問謝氏文章性天道之說先生何故不取曰程先生不曾恁地說

程先生說得實他說得虛○問先生不取謝氏說莫是爲他說只理會文章則性天道在其間否曰也是性天道只在文章中然聖人教人也不恁地子貢當時不曾恁地說○按上蔡與朱子發說論語舉子見齊衰者與師冕見二章曰夫聖人之道無顯無微無內無外由灑掃應對進退以至於天道本末一貫一部論語只恁地看朱子曰以此語學者不知使之從何入頭蓋聖人文章固無非性與天道之發見流行然其教人則不躐等此子貢所以有得聞不得聞之歎看此章且須就此章語意參會文章性與天道子

貢元作兩件說明是有聞於夫子之至論何嘗云從文章得也〇子所雅言章程子曰孔子雅素之言止於如此若性與天道則有不可得而聞者要在默而識之也何謂默而識之盖夫子之文章與子以四教子所雅言皆教人在下學處做工夫下學而上達則在其人故云要在默而識之性與天道夫子非不言也亦非謂不待言而得也

子路有聞章

子路力行可畏〇看此三句只要得子路聞善勇於必行底心事只此便是吾人百世之師不可旁撫仕

衛等事來議子路朱子看書最忌旁人汎意○朱子曰子路不急於聞而急於行令人唯恐不聞既聞得了寫在冊子上便了不去行處着工夫○晉語曰行未能咫聞則多矣

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章

問孔文子孔姞之事如此不好便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濟得甚事而聖人取之何也朱子曰古人謚法甚寬所謂節以一惠言只有一善亦取之節者節畧而取其一善也孔文子固是不好只節此一惠則敏學下問亦是他好處○或問孔圉之得謚以文何也曰

先王之制謚以尊名節以一惠故人生雖有衆善及其死則但取其一以爲謚而不盡舉其餘也以是推之則其爲人或不能無善惡之雜者獨舉其善而遺其惡是亦謚法之所許也蓋聖人忠厚之意所以爲其子孫之地與銘器者稱美而不稱惡同旨惟其無善之可稱而純於惡焉則名之曰幽厲有不能辭爾○吳氏曰孔圉之行如此然孔子責人以恕居其國不非其大夫又戒子貢以方人故止以所長稱之

子謂子產章

夫子此四語盡却子產之爲人春秋時名卿惟子產

氣象最近道真西山讀書乙記備列子產事迹而斷以夫子此四言葢以爲莫能加也西山復詳論之曰按子產以鄭簡公十二年爲卿明年得政簡公在位三十六年乃卒又歷事定公獻公聲公合凡四十餘年方其始也內則有諸大夫之爭權互相誅殺外則晉楚之兵無歲不至城下國之危且弱幾不可爲矣子產於此從容回斡皆有次第其於內也務息諸大夫之爭而去其尤不可令者然根之難拔者不輕動以激其變惡之旣稔者不緩治以失其機有勸懲之公而無忿疾之過故自子南逐子晳死豪宗大姓弭

然聽順無復有梗其政者其於外也事大國以禮而不苟徇其求故終其身免於諸侯之討而鄭能以弱爲強考其所爲惟作丘甲鑄刑書見譏當世自餘鮮不合於理者然大人格心之業則未之聞焉豈其所事四公皆凡庸之主不足與有進耶不然何其無有以一善著者至於用人各以所長蓋得聖門所謂器使之道春秋卿大夫未有能及之者後之以權衡人物爲職者當觀法焉○按真西山以正已格君謀國用人四事考論歷代輔相之事業故其論子產者如此子產若律以聖賢正已格君之道固有所未盡然

夫子許以有得於君子之道者四而首以行己之恭則其視身必有禮而與夫三歸反坫侈然自放者異矣觀其不毀鄉校其言曰所善者吾則行之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斯言也藹然君子反躬虛己受言納善之心也則其行己之恭可知行己恭此一句是為人根本當時諸人俱緣此處有虧故做出事業不能光明俊偉子產惟是此處服得人故於事上使下皆克行其志也次便說箇事上之敬欲子產能格君心之非如文王之為臣止於敬固不能然即其歷事

四君四十餘年終始一節夷險一心謀國盡其誠身任社稷之安危而不爲私計則其事上也真可謂能敬而與公子季友之徒雖能暫定魯國之難而公不勝私終啓私家強盛之禍者異矣養民惠子產之政不專於寛然終是惠勝故夫子稱之曰惠人也又曰古之遺愛也蓋其資性旣溫良愷悌而其政亦以惠利愛人爲主多所補濟使民間富實安樂如漢循吏猶其遺意使民義義與惠字相對其養民則惠其使民則義有惠而無義則是姑息了義有斷制之意朱子謂就都鄙有章處看見得義字在子產上不在民

惠有章是有章程條法有服是貴賤衣冠各有制度鄭國人謂取我田疇而伍之取我衣冠而褚之是子産爲國時衣服有定制不敢着底皆收之囊中故曰取而褚之賈誼所謂定經制便是亦欲理會這事而未能也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倡優后餙商賈士服文景於養民之惠使民之義且猶未之盡也然當時議者亦只欲理會限民名田及殊服色等事亦是未着須如孟子經界學校纔是究竟也只子産當時亦未能以先王之道教養其民故夫子僅稱之曰養民惠使民義而已蓋惠只是輕徭薄賦義只

是都鄙廬井衣服數條而已其餘廢墜固未能盡修舉也旣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纔是聖人手段也然此處亦只取其長不可將他短處來夾說便失了聖人寬容取善之意記謂子產猶衆人之母能食之而不能教蘇氏謂此言未得子產之實葢子產雖未能與先王之教然亦有禮法以將其愛不可謂全無教也或謂子產莫短於才否朱子曰子產政事儘做得好孟子所言惠而不知爲政者偶一事如此爾○左傳所載子產議論如伯有爲厲之類其學問甚精○張子曰使

民義不害不能教猶衆人之毋不害使民義

晏平仲章

恒情交久則敬衰平仲久而能敬所以夫子善之蘗少蘊謂夫子在齊與平仲處者八年故知其如此

臧文仲居蔡章

魯孝公生僖伯彄字子臧子孫以其字爲氏辰其曾孫謚文文仲在當時既沒而其言立人皆說是非常底人孔子直是見他不是處山節藻梲不是僭若是僭時夫子當謂之不仁今只譏其不智則是藏龜初未爲失而山節藻梲亦未爲僭特以其惑於鬼神而

作此室以藏龜見其不智爾集註就用夫子答樊遲語求斷文仲之不智最的當〇大夫不藏龜禮家乃因此立說〇鄭大水龍鬬於時門之外洧淵國人請爲禜焉子産弗許曰我鬬龍不我覿也龍鬬我獨何覿焉禳之則彼其室也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也以此視藏文仲之祀爰居其智不若子産遠矣〇答叔向問實沈臺駘爲祟曰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爲焉禪竈請用瓘斝玉瓚

禳火則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遂不與亦不復火觀此二者子產眞可謂明於民義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矣其視臧文仲之智何如哉

令尹子文章

或問令尹子文忠矣孔子不許其仁何也程子曰此只是忠不可謂之仁若比干之忠見得時便是仁也

○問子文之忠文子之清未知焉得仁朱子曰此只就二子事上說若比干伯夷之忠淸是就心上說若論心時比干伯夷已是仁人若無讓國諫伐之事亦只是仁人葢二子忠淸元自仁中出若子文文子夫

子當時只見此兩件事是清與忠不知其如何得仁也○今人有些小利害便至於頭紅面赤子文却三仕三已畧無喜慍有些小所長便不肯輕以告人而子文乃盡以舊政告之新尹此豈是容易底事其地位亦甚高矣今人有一毫係累便脫灑不得而文子有馬十乘乃棄之如敝屣然此亦豈是易事常人豈能做得後人因孔子不許他以仁便以二子之事爲未足道此却不可須當思二子所爲如此高絕而聖人不許之以仁者因如何未足以盡仁就此處仔細看便見得二子不可易及而仁之體段實是如何切

不可容易看也○子張所問子文文子只說得事不見其心所以處此者的實如何所以見他仁與不仁未得○潛室陳氏曰爵祿國家爵祿不可認爲巳有而妄生喜愠政事國家政事不可認爲巳能而自分新舊皆忠也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章

問再斯可矣兩字未詳如何方是一番思如何方是再番思朱子曰事到面前便斷置了是一番思斷制定了更加審訂是第二番思○天下之事以義理斷之則是非當否再思而巳審以私意揣之則利害得

喪萬變而無窮思止於再者欲人之以義制事而不汩於利害之私也○思之未得者須着仔細思到思而得之方是一思雖見得已是又須平心更思一遍如此則無不當○問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所思豈止於三曰橫渠云未知立心惡多思之致疑已知立心惡講治之不精講治之思莫非術內雖勤而何厭推此求之可見○物格知至者應物雖從容然臨事豈可不思況未至此豈可不熟思邪故以再思爲衆人之通法葢至此則思已熟而事可決過則惑矣

甯武子邦有道則智章

邦有道安分做去故無事可稱邦無道之時要正救者不能免患要避患者又却偷安而武子周旋其間盡心竭力不避艱險而能卒保其身以濟其君當時見武子周旋不舍犯智巧之士之所深避者而以身當之有似於愚又其凡事沉晦不露亦似愚底然其出身向前處却不犯禍沉晦不露中却能濟事是其愚乃爲人之所不能爲者蓋使他人以全身退聽爲智又無濟於國其智不足稱也以出身犯難爲忠而不免昬昧向前做壞了事又有一種專事沉晦坐視顛覆如晉人送酒云可力飲此勿預時事者以此爲

愚則誰不能之也武子處時勢當愚而其忠智能愚故曰其愚不可及也武子九世公族與國同休戚與尋常無干涉人不同故其處之宜如此然亦看事如何若羈旅之臣見幾先去則可若事已爾又豈可去此事最難當權其輕重也比干諫而死看來似不會愚底人然他於義却不當愚只得如此此處又與武子不同故伊川説亦有不當愚者比干是也〇圈内註以不避艱險爲愚圈外程子註以沉晦爲愚其意不異蓋不避艱險中須有委曲善處之道故不得不沉晦朱子曰當時若不沉晦以自處則必爲人所害矣

尚何君之能濟哉又曰武子愚處蓋不自表襮而能
周旋成事伊川所謂沉晦以免患也○問甯武子邦
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此章初理會不得今讀集註參考左氏傳乃知武子
當衛成公無道失國之時周旋其間盡心竭力而不
去及成公囚京師武子求掌橐饘賂醫薄酖免衛侯
於死終以復國及元咺之訟武子又獨以忠而獲免
其能保身以濟其君如此雖謂之智可也而夫子曰
其愚不可及夫子嘗曰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
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以伯玉之事責武子雖謂之

愚不識時亦可也然武子惓惓忠君不避險艱能爲人所不能爲抑亦難矣故夫子曰其愚不可及蓋憫之也今觀論語一書於有道無道之世屢致意焉其稱南容曰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免於刑戮武子之免者亦幸矣然武子仕衛兩世其君信任之義不可棄之而去其幾於東漢王允之事乎允又不免被害嘗聞先正誦周子之言曰學顏子之所學志伊尹之所志夫伊尹以天下爲己任者也治亦進亂亦進然使成湯不與聘幣不至雖五就桀其志曷施陳蕃漢代人豪驅馳險阨之中與刑人腐夫同朝爭衡屢退

而不去者以仁爲已任也卒以諫諍見殺不沉晦之咎亦昧於夫子免刑戮之戒矣然陳蕃王允猶是當時朝廷倚任身居鼎軸義當與國存亡故程子曰亦有不當愚者比干是也若無言責官守則如東海逢萌當先漢之亂憤三綱之既絕挂冠東都門浮海而去惟恐其或緩也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詎可不識時幾聊發狂言以驗中否朱子曰所疑甯武子事大槩得之但爲蘧伯玉南容之智則易而爲武子之愚則難所以聖人有不可及之歎也陳蕃王允固不得爲伯玉南容之智然蕃事未成而謀已泄允功未

説而志已驕則又不能爲甯武子之愚矣此其所以取禍也然爲逄萌則甚易爲二公則甚難又不可以彼責此但當問其時義之如何與其所處之當否爾

子在陳章

孔子凡三至陳一沮齊女樂自魯適衛自衛適陳過匡見圍一適宋遭桓司馬欲殺之去適陳一衛靈公問陳不對而行在陳有絕糧之阨明年自衛反魯此言蓋發於三在陳之時明年即歸魯自是夫子不復出矣此章當連後篇中行章及孟子末篇觀之則意極明備狂簡簡字亦作好字看狂是志意高遠簡是

畧於事爲蓋被他見得大了便不屑屑於事爲之末只把曾點來看便見斐然成章朱子謂成章是做得成片段有文理可觀蓋他狂也是做得箇狂底人成不是做得一上又放掉了猶也是他做得猶成不是今日猶明日又不猶也如孝真箇是做得孝成忠真箇是做得忠成子貢之辯子路之勇都是真箇做得成了不是半上落下今日做得明日又休也又曰言其做得成就只恐過了所以欲裁之若是半青半黃不至成就却如何裁得成章依朱子此說只是就狂簡上說他志行卓然有立有成以起下裁之之意○

夫子謂人須是氣魄大剛健有立底人方做得事成而今見面前人都恁地衰做善都做不力便做惡也做不得那大惡所以事事不成故孔子不得中行而與狂狷人須有些狂狷方可望○按聖人所思吾黨之士狂簡其人必盛有可觀到孟子時却已無傳萬章問何如斯孔子之所謂狂矣孟子言如琴張曾晳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雖孟子亦只知得此三人三人之中如子桑子死琴張弔其喪而歌都流入異端不知聖人既裁之後却何得後如此蓋裁之在聖人而從不從在彼也○斐然成章緊帶狂簡如釋老

雖非聖人之道却真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爲事物所侵亂就其所至言之亦可謂成章矣陸象山謂今之攻異端者但以其名攻之初不知自家尚被他檢點在他下面如何得他服朱子謂見名寺中所畫諸祖師人物皆魁偉雄傑宜其傑然有立如此所以妙喜贊某禪師有曰當初若非這箇定是做箇渠魁觀之信然其氣貌如此則世之所謂富貴利達聲色貨利如何籠絡得住他視之亦無足以動其心者若非佛氏收拾去能從吾儒之教可知大段好只是當時吾道黑淬淬地只有些章句辭章之學他如龍如虎

這些藝解都束縛他不住必決去無疑也煞被他引去了好人可畏可畏恐按當時會國狂簡之士亦是如此亦緣春秋時氣數漸薄生得人來便有偏故中行之士難得然得此傑然有立之人如龍如虎世間一切瑣瑣直是籠絡束縛他不住得聖人爲之裁之其成就豈不大叚卓絶○狂簡之稱本以其志意過高不屑細小初非書美之稱然繼之曰斐然成章者他雖有過高不屑細小之病其志行却直是卓然有立不是半間不界可移動撼之人如後世之學禪者依舊要做官周旋世故既叛吾道又做不就箇真

禪却是不成章也成章要就狂簡裏尚骨子上看志意高是慕箇甚麽不屑細小是其大者安在黄鵠一舉兮知山川之紆曲再舉兮見天地之圓方彼視世間利欲直是超然故曰斐然成章○狂是病斐然成章是稱其美○簡亦是病夫理無大小故聖人盛德而克勤小物中庸説細處只是謹獨謹言謹行大處是武王周公達孝經綸天下小者便是大者之驗如之何其可以簡爲高耶莊周曰匿而不可不爲者事也又曰物者莫足爲也而不可不爲便有不屑之意此正所謂狂簡也

伯夷叔齊章

人有所惡非惡其人也惡其惡爾其人能改便自無可惡者矣又何追念之有邪伯夷叔齊介直孤高宜若疾惡無所容而其量如此故夫子明之程子清者之量此語最有味不念舊惡此夷齊清者之量不以三公易其介此栁下惠和者之守○此見二子之心只見義理無人我偏繫之私故朱子謂要見得他胷中都是義理○君子至公不爲遠怨而并其所當惡者而不惡但不念舊惡則怨是用希爾方其惡之也固不能必其無怨及其既改而不念舊惡也則無怨

矣其所怨者只是至愚無識不能改過者爾

孰謂微生高直章

或問或有謂直非中庸之行微生之事夫子蓋美之者然乎（張子部有此說）朱子曰爲是說者新則新矣然即其言以觀之有以知其無正大之情也夫醯非難得之物或乞於我而我無之則直答以無而已彼將去而求之他人豈患其不得哉設其有急難之用而不知可得之處則告之可也求之而不得焉則往助其求可也今微生高之乞諸鄰也必不告以求者之意其與之也必不告以得之之所其掠美行私左右異態

如此夫子尚何美之云哉善乎沂國王文正公之言曰恩欲已出怨使誰當至哉斯言其亦異乎微生之用心矣且直之爲言在昔聖賢未有以爲非美德者特惡其直之過而失於絞訐而已今槩以直非中庸之行吾不知其何所見然則斯人之中庸乃胡廣之中庸而非子思之中庸必也○微生高用心也是怪醯有甚難得之物我無了那人有教他自去求可矣今却轉乞與之要得恩歸於已若教他自就那人乞恩便歸那人了此是甚心術若曰宛轉濟人急難則猶有說今人危病轉求丹藥之類則有之○這一段

下連巧言令色足恭都是一意當初孔門編排此書已從其類只自看如今有人求乞些醯亦是閑底事只是與他說自家無鄰人有之這是多少正大有何不可須要自家取來却做自家與之是甚氣象這本心是如何凡人欲恩由已出皆是偏曲之私恩由已出則怨將誰歸○問看孔子說微生高一章雖一事之微亦可見王霸心術之異處一便見得皡皡氣象一便見得驩虞氣象曰然伊川解顯比一段說最詳○愚按事有大小而理無大小故程子謂微生高所枉雖小害直爲大范氏謂於一介之取予而千駟萬

鍾從可知焉以微事斷之所以教人不可不謹深得
聖人言外之意○人謂申棖剛夫子以慾知其非剛
人謂文仲智夫子以居蔡知其不智人謂微生高直
夫子以乞醯知其非直

巧言令色足恭章

足恭之足謂本當只如此却以爲未足而添足之也
○朱子曰門人記此二事相連若是微生高之心美
來弄去便做得這般可耻事出來○左丘姓而明名
傳春秋者乃左氏各是一人朱子謂左丘明耻巧言
左傳必非其所作

顏淵季路侍章

南軒張氏曰人之不仁病於有己故雖衣服車馬之間此意未嘗不存焉子路蓋欲克其私於事物間者其志可謂篤而用功可謂實矣至於顏子則又宏焉理之所在何有於己其於善也奚伐爲吾之所當爲而已其於勞也奚施蓋存乎公理而無物我之間也學者有志於求仁則子路之事亦未宜忽要當如此用力以爲入德之塗則顏子之事可以馴致矣○張子曰仲由樂善故車馬衣裘喜與賢者共敝顏子樂進故願無伐善施勞聖人樂天故合內外而成其仁

○西山眞氏曰聖門學者誠實端慤言者即其所行行者即其所言苟躬行有一毫未到斷不敢輕以自許子路爲人勇於爲善而篤於朋友故所願如此葢私之一字乃人心之深害私苟未忘雖於骨肉親戚之間尚不能無彼此物我之分况朋友乎子路之言雖只及朋友然觀其用心則其至公無私可見矣顔淵之志又大於子路葢視己之善如未有善視己之勞若初無勞觀其用心雖至堯舜地位亦歉然常若不足子路所謂車馬衣裘與朋友共特顔子善中之一善爾夫子之言志又大於顔淵葢二子猶未免於

用意若聖人則如天地然一元之氣運於上而天地之間無一物不得其所不待物物着力然後能之又非二子所及然令學者且當從子路學起必如子路之忘私然後方可進步○或問程子以子路爲亞於浴沂何也朱子曰取其胷懷灑落無所繫累於物而言爾謝氏每稱子路揀難割舍底要不做便不做以爲真百世之師者豈其有見於此與○古人揀已偏重處去克治子路是去得箇吝字顏子是去得箇驕字○老者我去安他他便安於我少者我去懷他他便懷於我朋友我去信他他便信於我兩説只一意

因舉史記魯世家及漢書地理志云魯道之衰洙泗之間斷斷如也謂先魯盛時少者代老者負荷老者即安之到後來少者亦知代老者之勞但老者自不安於役少者故道路之間只見遜讓故曰斷斷如也註云分辯之意也問孔子舉此三者莫是朋友是其等輩老者是上一等人少者是下一等人三者足以盡該天下之人否曰然◯黃氏曰集註前說是作用後說是效驗後說與綏斯來動斯和意思相類自是聖人地位但前說却有仁心自然物各付物之意有天地發生氣象況顏子子路皆是就作用上說故前

說爲勝○蔡曰孔子此志在一家則行於一家在一國則行於一國在天下則行於天下○朱子曰子路顏子皆是將已與物對說子路便是箇舍已忘私底意思今若守定他這說謂此便是求仁不成子路每日都無事只是如此當時只因子路偶然如此說出故顏子孔子各就上面說去使子路若別說出一般事則顏子孔子又就他那一般事上說然意思却只如此○子路底收斂可以到顏子顏子底純熟可以到夫子○吳伯英講子路顏淵夫子言志先生問衆人曰顏子季路所以未及聖人者何衆人未對先生

曰子路所言只為對着一箇不與朋友共敝之而有憾在顔子所言只爲對着一箇伐善施勞在非如孔子之言皆是循其理之當然初無待乎有所懲創也子路之志譬如一病人之最重者當其旣瘥則曰吾當謹其飲食起居也顔子之志亦如病之差輕者及其旣瘥則曰吾當謹其動靜語默也夫飲食起居動靜語默之知所謹葢由不知謹者爲之對也曾不若一人素能謹護調攝渾然無病問其所爲則不過曰飢則食而渴則飲也此二子之所以異於聖人也至就二子而觀之則又不容無優劣季路之所志者不

過朋友而已顏子之志則又廣矣季路之所言者麄
顏子之所言者細也又曰子路必待有車馬輕裘方
與物共若無此物又作麼生顏子便將那好底物事
與人共之見得那子路又低了不足爲只就日用間
無非是與人共之事又曰子路是就意氣上做工夫
顏子則就性分上做工夫顏子心常在這裏做工夫
然終是有些安排在又曰子路做底都向外不知就
身已上自有這工夫如顏子無伐善無施勞只是就
自家這裏做又曰就顏子上看便見得雖有車馬衣
裘共敝之善旣不伐不施却不當事了不用如子路

樣着力去做又曰學者亦須如子路恁地割捨得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若今人恁地畏首畏尾瞻前顧後粘手惹脚如何做得事成恁地莫道做好人不成便做惡人也不成（先生至此聲極洪）○曾點所言却是意思聖人所言盡是實事（○）程子以施勞之勞作勞事說故有那知同於人一句勞事人之所憚知同於人故無施勞也然易中如勞而不伐勞謙君子有終吉皆是以勞為功勞○天下事合恁地處便是自然之理聖人順之而已安老懷少信朋友皆是他自帶得此理來聖人為之初無形跡○問注云皆與物共者

也但有小大之差爾曰這道理只爲人不見得全體所以都自狹小了形骸之隔而物我判爲二○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若見得萬物皆備於我如何不會開展問顏子恐不是強恕曰顏子固不是強恕然學者須是強恕始得且如今人有些小物事定去把了好底却把不好底與人這般意思如何得開闊

巳矣乎章

人有過而能自知者巳是難得然所貴於知過者謂其能改也若志淺氣輕只說過便休則何取於知過故聖人深歎於能內自訟之尤鮮○人情多欲是巳

故難於知過多欲遂巳故難於改過中間只有一箇悔字要緊聖人將内自訟三字形容出箇悔之意悔悟深切如此則能改必矣易中多言悔吝悔則能改吝則憚改悔自凶而趨吉吝自吉而趨凶吉凶悔吝之幾又只在一箇辨字故曰憂悔吝者存乎介震無咎者存乎悔介是辨别之端善惡已動而未形之時也於此早辨所以能見其過知憂之於此則不至於悔矣其或不幸而有過最要緊是一箇悔字且看吝過文過之人心堅如石不可轉動只一悔便轉震動也動其補過之心若悔也故曰存乎悔夫過而不知

知而不悔者是以惡終者也無望者也悔則能改之幾矣然悔不深切則亦不濟事故聖人欲人能見其過而內自訟不惟曰自訟而曰內自訟者見其不言而自責於心之深切也○問程子曰自訟不置能無改乎又曰罪已責躬不可無然亦不可常留在心胸爲悔今有學者幸知自訟矣心胸之悔又若何而能不留邪朱子曰改了便無悔○又曰學者做得事不是須是悔悔了便不做始得若悔了第二番又做自是不能立志又干別人甚事聖人發憤忘食學者當悔時須是學聖人始得又曰聖人沒半間不界底事

十室之邑章

忠信如聖人生質之美者也以十室小邑而必有之言其易得然而不足恃也人不可不聞道以聖人之資猶且好古敏以求之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其好學如此然猶歉然未敢自以爲有得也況常人乎恃其質美而不學無惑乎聞道之鮮矣程子曰聖雖學作所貴者資便儇皎厲去道遠而此忠信之所以可貴然譬之五穀五穀所以爲種之美者以其成也苟爲不熟則不如荑稗故學之至則常人可以爲聖人不學則不免爲鄉人而已學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哉